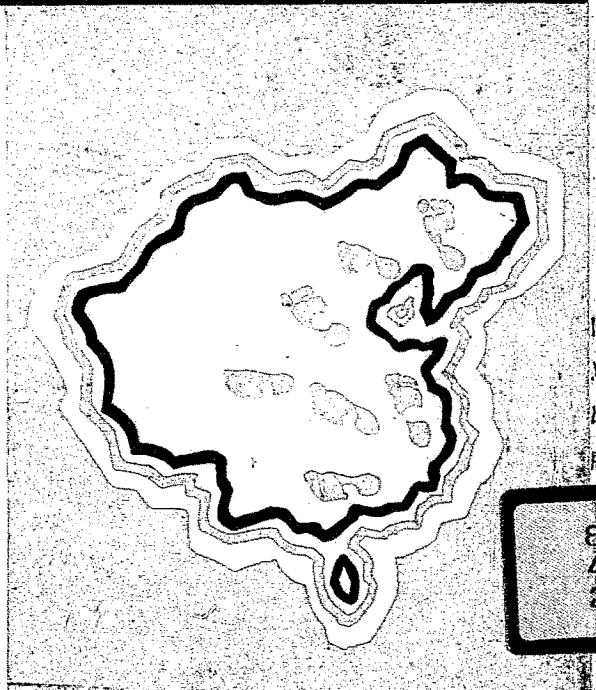


書叢識知民國

憶痛山河

贈閱

國民出版社印行



河山痛憶

目錄

前言

一	憶盧溝橋	許地山	(一)
二	今日之北平	韓蕩厚	(四)
三	又想到古城	青 合	(八)
四	豁蒙樓上話南京	鄧啓東	(一一)
五	寄懷上海	屠仰慈	(一七)
六	我要回上海去	葉迦子	(二一)
七	吳淞	夢 源	(二六)
八	號稱小上海的無錫	尼 音	(二九)
九	一春風雨憶杭州	仲 石	(三二)
十	憶南昌	許寰儒	(三五)
十一	黃花節前夕	嘉 華	(三八)

十二	春燈·····	下 壽·····	(四一)
十三	江南的記憶·····	麗 尼·····	(四四)
十四	昔緣緣堂在天之靈·····	豐子愷·····	(四七)
十五	鄉懷·····	鄒明神·····	(五三)
十六	鄉思·····	流 金·····	(五七)

前言

「名山大川遍烽火，寸草尺土皆畫圖」，抗戰以還，祖國的錦繡河山，多遭倭寇踐踏，這是每一個炎黃華胄所不能忘懷的！

幾千年來的農業經濟社會，幾千年來的重農輕商政策，漸漸地養成人們「安土重遷」「死徙無出鄉」的習俗。而我們的都市鄉村，以歷史的久遠，民風的淳樸，也更使離鄉遠客的人，不能忘懷於那「出入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溫情。而今呢？這可愛的故鄉，或則祇剩頹垣敗瓦，或則已為荒邱廢墟；那可戀的溫情，已換作敵人的一股殺氣。撫今思昔，能不慨然！

我們的心，依然守衛着那可愛的故鄉！我們的手，牢牢地把握着這衣斯，食斯，住斯的祖國！我們明白人是不能避免情感的衝動的，今日的感覺，雖然好像是多餘的。但是念茲在茲，未嘗不可從慷慨激昂，而怒髮沖冠；由怒髮沖冠，而報仇雪恥！

「還我河山！」「還我故鄉！」在離亂的今日，在流亡的我們，已決定了今後努力的最大趨向！

這書裏所選錄的，一共有十幾篇文章。他們是懷戀，是感傷，可是他們並沒有忘了復仇，忘記了收復故土！鄧啓東先生在翰蒙樓上話南京一篇裏說：「現在的南京已經遭受了地空前未有的侮辱，被倭寇鐵騎踐踏已二十個月了，熱血的中華男兒當如何奮起，組成我們東方神聖的十字軍，洶湧地向我們的故鄉，我們的聖地推進啊！」我想每一個本書的讀者，總都能從這裏得到正確的啓示的！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編者

憶 痛 山 河

83518

42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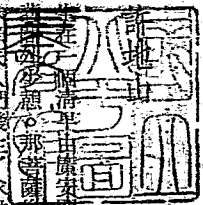
橋 溝 虛 憶

一 憶盧溝橋

記得離北平以前，最後到盧溝橋，是在二十二年的春天。我與同事劉兆蕙先生，在一個清早由廣安門順着大道步行，經過大井村，已是十點多鐘。參拜了義井庵底千手觀音，就在大井村西面，那寺廟像有三丈多高，是金銅鑄成的，體相還好，不過屋宇傾頹，香火零落，也許是因爲求願底人們發生了求財賠本求子喪妻底事情罷。這次的出遊本是爲訪求另一尊銅佛而來底。我聽見從宛平城來底人告訴我，那城附近有所古廟塌了，其中許多金銅佛像，年代都是很古的。爲智識上的興趣，不得不去探訪一下。大井村的千手觀音是有著錄底，所以也順便去看看。

出大井村，在官道上，巍然立着一座牌坊，是乾隆四十年建的。坊東面額書：「經環同軌」，西面是：「蕩平歸極」。建坊的原意不得而知，將來能够用來做凱旋門，那就最合宜不過了。

春天底燕郊，若沒有大風，就很可能可以使人流連。樹幹上或土牆邊蝸牛在畫着銀色底涎路。它們慢慢移動，像不知道它們底小介殼以外還有什麼宇宙似地。柳塘邊底雛鴨披着淡黃色的鬚毛，映着嫩綠的新葉；游泳時，微波隨蹙翻起，泛成一彎一彎動着底曲紋，這都是生趣底示現。走乏了，且在路邊底墓園少坐一回。劉先生站在一座很美麗的窄塔坡上，要我給他拍照。在榆樹陰覆之下，我們沒感到路上太陽底酷烈。寂靜的墓園裏，雖沒有什麼名花，野卉倒也長得頂得意地。忙碌的蜜蜂，兩隻小腿黏着些少花粉，還在採集着。螞蟻爲爭一條爛殘的蚱蜢腿，在枯藤底根上爭抖着。落網底小蝶，一片翅膀已失掉效用，還在掙扎着。這也是生趣的示現，不過意味有點不同罷了。



閒談着，已見日麗中天，前面宛平城也在視域之內了。宛平城在盧溝橋北，建於明崇禎十年，名叫「拱北城」，周圍不及二里，只有兩個城門，北門是順治門，南門是永昌門。清改拱北爲拱極，永昌門爲威嚴門。南門外便是盧溝橋。拱北城本來不是縣城，前幾年因爲北平改市，縣衙才移到那裏去，所以規模極其簡陋。從前它是個衛城，有武官常駐鎮守着，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地點。我們隨着駝駝隊進了順治門，在前不遠，便見了永昌門。大街一條，兩邊多是荒地。我們到預定的地點去採訪，果見一個龐大的銅佛頭和一些銅條殘體橫陳在縣立學校底地上。拱北城內原有觀音庵與興隆寺，興隆寺內還有許多已無可考底廣慈寺的遺物，那些銅像究竟是屬於那寺的也無從知道。我們摩挲了半回，才到盧溝橋頭底一家飯店午餐。

自從宛平縣移到拱北城，盧溝橋便成爲縣城的繁要街市。橋北的商店民居很多，還保存着從前中原數省入京孔道底規模。橋上的碑亭雖然朽壞，還矗立着。自從歷年的內戰，盧溝橋更成爲兵馬往來的要衝。加上長辛店戰役底印象，使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近代戰爭底大概情形。連小孩子也知道飛機大炮，機關槍，都是做什麼用底。到處牆上雖然有標語貼着底痕迹，而在色與量上可不能與冀察底廣告相比。推開窗戶，看看永定河的濁水穿過疎林，向東南流去。想起陳高底詩：「盧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日照清波。琵琶亦有江南婦，愁聽金天出塞歌。」清波不見，渾水成潮，是記述與事實底相差，抑昔日與今時的不同，總不得而知了。但總像當日橋下雅集亭底風景，以及金太所據江南婦女經過此地底情形，感慨便不能不觸發了。

從盧溝橋上經過底可悲可恨可歌可泣的事迹，豈止被金人所掠底江南婦女那一件？可憐橋檻上蹲着底石獅子個個只會張牙裂舌結舌無言，以致許多可以稍留印迹底史實，若不隨蹄塵飛散，也教輪蹄壓碎。

頭。我冥想著天下最有功德的是橋梁。它把天然的阻隔連絡起來，它從這岸渡引人們到那岸。在橋上走過底是好是歹，於它本來無關，何況在上面走的不過是長途車底一小段，它那能知道何者是可悲可恨可泣呢？它不必記歷史，反而是歷史記着它。盧溝橋本名廣利橋，是金大定二十七年始建，至明昌三年（公元一一八九至一一九二）修成底。它擁有世界的聲名是因為曾入馬哥博羅底記述。馬哥博羅的記作：「普利桑乾」，而歐洲人都稱它做「馬哥博羅橋」，倒失掉記者讚嘆桑乾河上這道大橋底原意了。中國人是擅於修造石橋底，在建築上只有橋與塔可以保留得較為長久。中國的大石橋，每能使人嘆為鬼斧神工。盧溝橋底偉大與那有名的泉州洛陽橋和漳州虎渡橋有點不同。論工程，它沒有這兩道橋的宏偉，然而在史迹上，它是多次繫着民族的安危。縱使你把橋拆掉，盧溝橋的神影是永不會被中國人忘記底。這個在七七事件發生以後，更使人覺得是如此。當時我祇想着日軍許會從古北口入北平，由北平越過這道名橋侵入中原，決想不到火頭就會在我那時所站的地方發出來。

在飯店裏，隨便吃些燒餅就出來，在橋上張望。鐵路橋在遠處平行地架着。馱煤底駱駝隊隨着鈴鐺底音節，整齊地在橋上邁步。小商人與農民在雕欄下作交易上很有禮貌的計較。婦女們在橋下洗衣，樂融融地交談。人們雖不理會國勢的嚴重，可是從軍隊裏宣傳員口裏也知道強敵已在門口。我們本不為做間諜去的，因為在橋上向路人多問了些話，便叫警官注意起來。我們也自好笑。我是為當軍官吏底注意而高興，覺得他們時刻在提防着，警備着。過了橋，便望見潭柘山，蒼翠的山色，指示着日斜多了幾度。在礫原上流連片時，曹覺晚風拂衣，若不同轉，就得住店了。「盧溝曉月」是有名的。為領略這美景，到店裏住一宿，本來也值得，不過我對於曉風殘月一類的景物素來不大喜愛。我愛月在黑夜裏所顯的光明。曉月只有垂死的光，想來是很悽涼的。還是回家吧。

我們不從原路去，就在拱北城外分道。劉先生沿着舊河床，向北回海甸去。我檢了幾塊石頭，向着八里莊那條路走。進到阜成門，望見北海的白塔已經成爲一個剪影貼在灑銀底暗藍紙上。（大風第四十二期）

二 今日之北平

韓詭厚

北平早先是京畿重地，後來是文化都城，我會與它發生過十幾年密切的關係，一向被我視爲第二故鄉。我喜愛，我留戀這座古城！

到底離開了北平。記得前一個月臨走的頭天夜裏，還被朋友拉到長安戲院去看譚富英金山的全部「捉放曹」。眼着着戲，心想着事，想着父母，更想着幼妹，她在那天下午會由燕京跑來看我，但因我出外拜別親友，未得晤臨別的一面，她哭了。妳及時努力吧，多讀一天是一天，不知何日妳們學校——我的母校——也與它的隣居——清華——享同一的命運！

這座古城最近二年來的確是外強中乾的熱鬧了，買賣增加了許多，特別是日本商店，沒有一條街沒有日本商店的，尤其是哈德門大街直到燈市口，西單及王府井大街，日商林立，來來往往竟是木屐小兒，走到這裏好像到了日本東京的銀座。八埠（平市妓區有八條胡同）的妓院增多了好多家，大森也重理舊業，這裏是專接外賓（日本人），中國人是不得開津的。大街上日本妓館也很多，土藥店更多，什麼「零整傳賣」，「明燈供客」的牌子，在僻街小巷都見得着。雖然沒有正式統計過，但至少在五千家以上。煙民是要領照的，每人每月一元。戲院的生意也很好，光顧的多是一朝新貴，及與新貴有關係的人。各院

售票處都釘着一塊木牌，上書「日本軍人半額」或「優待皇軍，半額收費」。但是日本軍人光臨的却不多。電影院除外人設立者外，幾家大的如光陸、國泰、飛仙都被日人沒收，由日人經營，專映日本片子，聽說很少有中國人涉足。此外彈子社買賣也興隆，光臨的多是日本人，特別是星期六及星期日，由早到午夜，看不見有一個說中國話的人。

大的報有新民報（前世界日報被日人沒收），晨報，北平益世報，小型報很多，但除實報外，只刊載遊藝小說等，是不談政治戰事的，這也是日本人統制新聞的一種政策。新民報是偽政府的機關報，各商店必須訂閱，否則視為違法。社長是日人武田照，他是有名的中國通，確是很能幹的。晨報是宋介主持，宋在平市活動甚力，攀緣于潘毓桂之門，屢遭碰壁，迄未灰心，到底有志者事竟成，聽說在偽教育部，新民會都有事，身兼數職，非能者何克如此？益世報在平市力量甚小，訂戶也少，不能引起多人注意。實報的董事長是潘五兒（平市皆呼潘毓桂為潘五兒），由這位董事長就可以聯想到這個報，是如何的認識作父，荒謬絕倫。前實報社長管翼賢又重返北平了，因緣時會，奔走於王太太之間，很得日人垂青。前者會聽劉豁幹先生（前天津益世報經理）說。在街上曾遇見管氏及其夫人（前平市交際界很負盛名的邵挹芬女士），他夫妻竟僞作未見，抱頭鼠竄而過，漢奸究是有愧，心中由他自己說不出來的悲哀。日人統制報紙的政策分二步：第一步是統制新聞，言論倒可以談些不關痛癢的時事或風化雪月；第二步則新聞與言論兼顧，言論也要盛道皇軍之光榮，誣蔑黨府（按日本在平津檢查新聞條例，稱中央必須冠以黨字）之腐弱。各報的新聞言論，事前皆由日人授意，如平津失陷時之誇張擡伐，中間之鼓舞和平，最近之反英運動，各報章言論間雖有出入，態度則是一致的。

學界是太可憐了，大學只有燕京輔仁及半奴化的中國和全奴化的北大師大（偽政府立）。燕京一來是

美國大的產業，在現在日本人是不能開罪美國的。所以來是學校當局應得法，日人無從藉口。在這雙重條件下燕京不得不聘日籍教授，不收日籍學生，而敷衍進行，保持北方學界一點光輝。輔仁已在壓迫下聘請了日籍教授，招收了日本學生，當局雖未蒙很大的影響，但在課外行動上，及課堂講授上已受了相當的限制。中國既無教會護庇，校長先生的態度又欠明朗，所以學校間的烏煙瘴氣。該校日本學生較多，他們是不受學校任何規則拘束的，成爲太上學生。中國教員既不敢太胆約束日本學生，當然也不好意思嚴加督責中國學生，書是不需必念的，考試時也勿庸臨陣磨槍，由日生領導翻書繳卷，先生學生來個彼此心照不宣。最奇的是日本學生爲中國學生介紹日本女店員作朋友，有的學生固然是得遙道來且遙遙，但是十分之九是不敢不接受，受寵若驚的虛與委蛇。僞「北京大學」及「師範大學」佔昔日北大師大舊址，中日教員各佔半數，很有幾個中國名教授，如周文人、錢×孫俞×伯玉×等，他們的居心如何，未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但效忠日人却是千真萬實的事實。學生的人數還不算多，大多數是昔日大學不第的學生，及盲目混資格的學生，程度十分不齊，有的在初中過一年。據說去年暑假該二校招生時，學校當局除招貼廣告大事宣傳外，並遴選得力人員分赴各公寓聘請學生以招廣徠。這倒是近年來北平學界前無古人的絕招。中學以日文爲必需科，把每週五小時的英文改成二小時英文，三小時日文。如匯文身滿這些學校，不敢明目張胆的增加英文時間，只可巧立名目，藉加添經濟心理等課程之名，作補習英文之實。國文常識等課本大加刪改，並增加許多親日反共辱罵的語言，什麼中日「滿」合作，親隣睦日，國民黨之辱國害民，鬼話聯篇。大約初中學生的思想要受一部分的影響，小學生清白的腦筋中充滿了這些觀念，這倒是一件危險的事。中小學生並且還要常作親日反共的文章，由僞社會局擬題，發給各校照作，如「我對於日本的感想」，「爲什麼要趕走國民黨」等。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些責任，就是參加各種遊行

大會不伴慶祝南京、徐州、武漢陷落大會，新年同樂會及今春之「建設東亞新秩序」，於提倡「建立東亞新秩序」時，全體中小學生放假一週，由各級學生輪流遊行掃街，這羣孩子於春天北方大風的時候，在街上遊七天，掃地天地，也真够受的，心中的委曲，姑且不論。記得去年在慶祝徐州陷落時，曾有溫泉、輔仁附中及中法附中學生拒絕參加遊行，社會局勒令封閉該校，按理輔仁附中軍持人與日有同行關係（分在歐戰作侵略的生意），是不會被封的，但當日日本顧問去訪問該校當局為何不參加遊行時，「學生們不願意參加」，該校某德籍神父答。

「慶祝遊行是中國人民的公意」，該日人笑着說。

「那裏是公意，也許是日人的公意」，尖地就够他們難過的了，那能還強迫他們去慶祝。我們德國在歐戰時也打過勝仗，佔領比利時各地時，只有我們德人自己狂歡慶祝，從來沒有逼過比國人自己慶祝自己領土的侵略」。神父很嚴肅的說。該日人無言可對，羞惱羞成怒，轉飭偽社會局封閉輔仁附中。並且各校學生還輪流到電台上唱新民歌，柳雲歌（偽政府軍改為國歌），陸隣歌，黃族歌等什麼慶祝國家太平，對滿叛寇等，一般名票名伶也都被牽到電台上歌唱，我的叔叔夏山樓主也會在日大強迫下，在電台上唱了一齣洪羊洞，他歌喉顫動，嗓音低哀，愈顯得那戲的可悲。

西郊敷上了輕便鐵路，南苑擴大飛機場，清華作了傷兵醫院及軍人俱樂部，弄了好些個妓女；城內北大改為憲兵司令部，課室審判人，操場作為刑場，沒想到這兩個北方學府，現在成了罪惡的淵藪。馬路上是時常戒嚴的，即使日本一個大佐出來，也會軍警出動，臨時斷絕交通的，其實倒不是日本人真正要擺架子，他是怕中國愛國之士賞他一顆彈。這個一方面證明了日本人的胆怯，一方面也可見北平的市民是如何要伺機反抗的。城門可真稱得起「門雖設而常關」，有時只開半扇，由此我們可以想到平市四郊

的便衣隊是何等活躍的。

此外北平可歌可泣的事還有許多，民心也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希望青天白日旗在城門上飄揚起來，殷切的希望着。他們愛護政府，正如同其他各地的中國人一樣。他們在家中會隱藏過便衣隊，他們在新年會貼過反日標語。他們要作，他們要努力的作，直至收復失地爲止。（掃蕩報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

三 又想到古城

青 合

「南方嗎？我是有些登不來的」。有一次我和良寧在一個土堆子上談到北平，良寧說：「抗戰後，我無論如何要往北平跑一趟」。

我低下頭，感情裏被織上一重薄薄的憂悵，任黃昏的風溜過身子，在輕盈的遐想裏，暮靄漸漸地加深，天是黑得更厲害了。

對着這靜穆的古城，不曉得是什麼緣故，我始終在懷念着她，從離開北平起一直到現在已經整整八年沒有看到她矗立在晚陽中的豐姿了。

在以往的日子，爲了要使她的影子不在我的腦中模糊，我在燈光下寫了七八篇「故鄉殘憶」；提到了北海的石欄和汨汨的水波，提到了那古典風的琉璃廠，提到了漫天風沙的米市胡同，提到了中南海紅牆

……
當每次關於北平的文章在報紙和雜誌上刊載出來的時候，友人若南總是含笑着說：

「青合，你變成一個北平熟了」。

我是只有笑，想着那些恬靜的古城的日子，我是只有幸福的笑着的。記憶中有一次在米市胡同的黃昏，看到牧者鞭着臃腫的羊羣，踏着胡塵走出宣武門外的時候，隨着又踱來了粗壯的駱駝。在漠漠的暮色裏，清婉的但是憂鬱的鈴鈴散布開來，鈴聲飄在五線譜似的電線上，落下來，又掛到牆內的樹梢上，……這樣，我不禁感覺到更大的喜悅了。

南下後，在稱它巷五號的舊宅裏，我寫了這麼幾句詩：

任羊羣帶着胡塵蹄去，

駝鈴飄過你的耳邊，

只要你還能記憶那——

漠漠的暮色，

你是不會流淚的……

曾經在申報自由談上看到一個署名「黑嬰」的，寫了一篇「北平的渴慕者」，那時我是憂慮地讀着。在那一篇散文裏寫着一個女孩怎樣對於古城的渴慕，後來竟到了北平；而直接間接地，那女孩子的對於古城的懷念竟悄然地傳染了她的一個青年的友人……

是一篇寂寞的故事啊！

我幾乎要流下淚來，我的每一根纖細的神經末梢都開始顫抖了。

我是這麼一直就愛好了北平的。

一九三六的夏天，表弟孝彰從遼遠的北國寄來了一張盛夏的北海照，在那張畫片裏，白塔巍巍地踞

在山土上像是一個偉大的中古騎士。而北海的碧波却靜靜地喘息着。我立刻襲上了「童說不出的古怪的情緒」：覺得我將登在扶輪日報上的舊作「北海」翻了七八遍。

以後，接到許多友人的來信，知道朔城裏是更紊亂了，沒有了以往的安謐，沒有了以往的靜穆，自從鬼子佔據了我們的那塊聖潔的大地後，北平是在極端的惡勢力下，吁喘壓迫的悲哀。

從霧霧靡靡的報紙的通訊上，我也知道古城變作了危城，但我總是堅決地自信着：古城雖有了獸兵的足跡，但同胞的對於祖國的熱愛，對於古城的熱愛是不會減低一分的。

就是發生戰事的那一年的初秋，我剛從營房裏出來，正預備束裝北上，看看看於未見的古城的時候，老的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便英勇地呈現在國人的眼前了。

在臨南的一個四市圍山的重鎮裏，我又寫了一篇關於北平的散文，登在一個旬刊上。那時有許多剛相識而其實還很陌生的友人對我說：

「寫得不錯，我希望你多寫一些北平的故事」。

我的心很沉悶，其時北平却已在一個月前淪陷在敵人的貪婪的掌握裏了。

而今在颯着向晚的輕風的古老的山村裏，我又想起那迢遙的古城來哪，在紙上，我寫下了：

我們的聖地——

在遼遠的北方的平原上，

在風沙的灰色的古城裏。

日子像一條舒緩的蝸牛，

.....

願從無數的奮爭中，

重新獲得我們

美麗的大地，以

我們的崇高的熱血……

古城終究是要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的，北平的渴慕者，終有一天要結着伴奔向漠漠的北方，去撫慰曾經創傷的老友！（東南日報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四 豁蒙樓上話南京

鄧啓東

這是四年以前的事了，一個初夏的上午，天氣是異常的晴和，中華自然科遼社假首都雞鳴寺的豁蒙樓，歡迎新來南京觀光的遠東考察團。承主席的囑託，要我出席講演一點關於南京的史實，於是我就在一羣陌生客的面前，指手畫腳地，開始我那談話式的講演了。

「各位先生初到南京，一切都很有生疏，主席要我講演南京的史實，來供各位的參考，這在我們居留南京較久，尤其是掛名專習地理的人，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事。可是南京不但是我們最偉大的都市，而且是世界上最偉大都市之一，歷史悠久，內容繁複，真是有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現在爲清理眉目，節省時間起見，僅將南京幾個顯著的特色提出，逐一的向各位略加說明而已。

「南京第一個特色是地位的重要。南京是八總理指定的首都，民國十六年奉國民政府就奠都於此，

到現在將近十年了。首都在一國的地位，猶如人體上的首腦，為全國總發動機所在，全國各部份都受其支配。而南京所以適於建都的原因，主要的由於交通位置的重要。打開中國全圖一看，可知南京正位於長江下流靠近河口的南岸，利用長江本支流便利的水運，最容易與沿江各省取聯絡；且當南北洋的中心，無論水路或陸路（鐵道與汽車道）都很容易與華北及華南取聯絡；實為控制全國各部最適當的所在。就對外關係言，南京居於控制太平洋最適當的地位，祇要我們國勢強盛，大可伸足到太平洋上與列強分庭抗禮；而且近代外力入侵我國的方向已由西北改向東南，南京又適與外力入侵我國的方向針鋒相對，並且位於第一道防線以內，更足以顯露出立國的積極精神，適合建都的一般原則。

「南京第二個特色是形勢的雄偉。諸葛亮初到南京，審察地勢，就有鐘山龍蟠，石頭虎踞的說法，所以自來稱南京為龍蟠虎踞之地，軍事上至關重要。總理也曾說過：其位置乃在一完美的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大都市誠難覓此佳境也。也足以表示南京形勢的雄偉。大概南京的地勢是周圍衆山環抱，中間原野平鋪，我們試登南京雨花台縱目一望，地池如在釜底，但城內也不乏小山出露其間。城內著名的山有獅子山，富貴山，欽天山，鷄籠山，清涼山，五台山等；近郊著名的山有雨花台，鍾山，幕府山，棲霞山，牛首山等；所謂「白下有山皆繞郭」，「城中面而皆青山」，久已見諸古代詩人的吟詠了。而秦淮河玄武湖左右映帶，於形勢雄偉外，更顯得風景的美麗；西北方面長江有如玉帶橫圍，益增莊嚴燦爛之象。

「南京第三個特色是歷史的悠久。南京古稱金陵，三國孫吳建都於此，稱為建業；其後東晉、宋、齊、梁、陳、南唐都在這裏建過都，稱為建康；明初又為洪武帝的國都，稱為應天府；各代建都共計三百七十六年。到永樂帝遷都北京，始有南京之名。清代咸豐年間為洪楊佔領十餘年，號為天京；民初為

臨時政府所在，總理就在這裏就臨時大總統職；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國民政府奠都於此。所以南京要算我國歷史上的名都之一。

「南京的城牆爲明洪武帝所修築，於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興工，歷時五年，至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完成，比現存的長城及北平城的修築還早，原來現有的長城乃爲明永樂帝所造，於永樂十年（一四一二年）興工，先後經一七〇年始告成，至於秦始皇所修的萬里長城乃遠在陰山，全用泥土，除了少數地方隱約可見遺跡外，大部分地方已屬渺焉不可復跡了。北平城也爲永樂帝所造，二者都不及南京的古老。」

「南京雖然是歷代帝王之都，歷史悠久，但自明洪武以來，即使臨時建都，却都是代表新興的勢力，所以很有一種新興的氣象，非如舊都北平腐惡的勢力，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有如普通形容的「天無時不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爲」的一般。總理所以主張遷都南京，並指定爲我國永久的都城，一方面固由於南京位置的適當，形勢的雄偉，一方面也想逃出北平的腐惡氛圍，一新中外人士的耳目。」

「南京第四個特色是城池的廣大。南京城牆號稱九十六里，實際上周圍僅有六〇·六二里，然在世界已屬無有其匹了。世界著名的大城如北平爲五九·一三里，法國的巴黎爲五九·五里，都不及南京的廣大。城內面積四十方公里，爲歐洲摩納哥國的兩倍。自國府奠都改南京爲特別市後，周圍增長一倍，面積擴大到四七八方公里。城內除屋宇外，很多耕地及荒地，糧食出產不在少數。據曾文正說，太平天國敗亡後，城內餘糧猶足供數月之需。環城舊關十三門，清時因城北荒涼，乃關三門，鴉片戰爭又關一門，宣統元年造甯省鐵道，由金川門入城，是爲拆城之始，宣統二年南洋勸業會在玄武湖舉行，增關

豐潤門即玄武門，民初又關挹江門，現計十一門。

「東晉王導於城外幕府山召集幕府，執行政務，並築台城，到現在已空存其名，城池蕩然無存，舊址就在鷄鳴寺附近，由這裏可以望到，史稱梁武帝餓死台城，卽此。南唐城池較大，築於九一四年，現在也已不存，僅有由今漢西門到中華門（即聚寶門）一段，猶爲現城所沿用，現在的城牆非由明洪武帝獨力修築，乃與當時浙江南潯巨富沈萬三合造，洪武造西北邊，萬三造東南邊，萬三挾其雄厚的經濟力量，承造的一半竟先洪武部分而完成，於是洪武大怒，以爲冒犯王上的尊嚴，欲殺之洩憤，好在馬后明理，以「民當作國，於國法何與」力諫，然後得免，將萬三充軍到雲南。洪武修造南京城，真是鉅費苦心，親自監工，一律用糯米稀飯和石灰代替三合泥，有不用，格殺勿論；磚石十分寬厚，牆高管達六七丈，牆腳寬三丈，街道均行砌石，右係六朝碑版，僅去其文字而已，此事於臧晉冬的元曲選中曾言及，復於西善橋興陶業，造琉璃瓦，爲屋蓋之用；其後永樂帝更利用此等琉璃瓦在南門外造了一座九級八面高達三四六尺的報恩塔，以報父恩，塔上懸燈一二八盞，徹夜不息，鈴聲聞於遠近，要算當時一大奇觀；可惜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爲太平軍所毀，現存長干里的報恩塔不及當初遠甚。又明洪武爲造成堂皇美麗的都城起見，有謂盡逐南京土著於雲南，另移江南殷實以實京，由此可以揣知隨沈萬三充軍到雲南去的當有大批人，據稱雲南許多地方的居民迄猶操南京口音。

「南京第五個特色是變故的頻繁。修築以前的變故，已屬多至不可究詰。僅就修築以後來講，所經的變故也就太有可觀，南京真算是一位世故老人了。就幾次重要的變故說：明永樂篡位兵由龍潭登陸，由金山門入城，是謂靖難之役；明亡國的次年（一六四五年）福王卽位南京，清豫親王多鐸領兵由龍潭登陸，由正陽門入城，福王逃亡，是謂鼎革之役；溥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英兵由龍潭登陸，與我國

議和於下關的誼海寺，締結江甯條約，是謂鴉片之役。

「以上三役都不算激烈，南京最重大的一次變故，遭受損失最大的，要算太平之役。太平軍於咸豐三年（一八六三年）攻入南京，同治三年（一八七四年）退出南京，佔據十二年之久。太平軍攻入南京很快，一時有紙糊南京之謠，原來是利用工兵開掘地洞，中貯火藥，將城牆炸毀的。這些工兵都是由湖南南部招來的煤礦工人，對於開掘地洞是素富經驗的。太兵屯駐靜海寺（寺係明鄭和爲展覽南洋土產所造），表面不動生色，所以當城牆被炸的時候，城內的人祇以爲是鰲背翻天了。由儀鳳門入城，佔據南京以後，於鍾山第三峯造天保城，於城內富貴山造地保城，以資防守，改稱南京爲天京。同治三年曾國荃也師太平軍的故技，用隆道由太平門攻入，太平軍不及退出的靈投秦淮河而死，節概實在可風；事敗放火，歷三日三夜不滅，文物精華，盡成灰燼，算是南京修城以後空前未有的浩劫。

「太平之役以後，南京猶經過三度兵火；辛亥之役浙軍先克天保城，南京遂下，民國初年二次革命，張勳攻入南京，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攻入南京。

「南京第六個特色是風景的優美。當各位由下關沿中山馬路進城的時候，沿途雖不乏壯麗的官舍及稀疏的住宅作爲點綴，但鄉村景象俱是濃厚：菜園、桑園、稻田、茂林、修竹，隨在皆是，真不信此身已入京師了。就是在城南人烟稠密的區域，池塘菜圃也常與繁華的市街相間，一脚尚在街頭，一脚已踏入田野，以都市而兼具鄉村的風味，實爲南京最大的特色。陳西滢說南京是城市鄉村化，同時也是鄉村城市化，可謂申肯之言，而「城中面面皆青山」，自來認爲「最是南京堪愛處」。在這些青山當中，又以清涼山及鍾天山爲最著。

「清涼山古名石頭城，原來靠近長江，形勢很是險要，諸葛亮因有石頭虎踞之說。現以江流遷徙，

離江岸已有十餘里之遙，其上有清涼寺，憑高覽勝，江山如畫。欽天山俗名北極關，靠近城市中心，元明時山上曾建有觀象台，現有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中央大學就在南麓。東延就是鷓鴣山，上有鷓鴣寺，就是我們現在的所在了。鷓鴣寺與清涼山的清涼寺同係南京有名的古刹，南朝四百八十寺，現在的已屬寥寥無幾了。

「鷓鴣寺的豁蒙樓可說是南京風景的集中點：俯瞰後湖，遠眺長江，東望鍾山，前對幕府。樓上掛的這幅『江山重疊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一聯（梁任公書陸放翁詩句），最足以表示豁蒙樓上的氣概。後湖又名玄武湖，與繞城西北的秦淮河左右映帶，使南京生色不少。湖周圍十六里，現闢為五洲公園，因湖中有五島得名。六朝王室園林多在湖溪，明代尚為禁地，據說梁昭明太子就為游船而溺死的。後湖風景最是佳勝，游艇點點，浮泛於水波容與之中，情趣入畫，而西南兩面為崇高偉大，古色古秀的城牆所環繞，黃昏落日，尤不禁令人興故國喬木之思，秋水伊人之想。鍾山聳峙於東南，山色湖光，相映成趣，因為山上很多紫色的頁岩，又有紫金山之稱。山周圍六十里，形勢險要，最高峯達四百五十公尺，登高可望長江。王安石詩云：『青山綠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約來』。俯視城中，則萬家鱗次。自六朝以來，此地就成了東南最著名的勝地，所謂鍾山鎮岳，琦美高華是。茅山坡上有中山陵，紫金山的坡上有明孝陵，這是代表中華民族精神的兩位英雄，不啻全民族靈魂之所繫託，是值得我們顧盼徘徊而不忍去的。中山陵以下有靈谷寺，蔚然深秀，為南京第一禪林。鍾山現有樹木不多，但在明時遍植楠木，鄭和下雨洋船造船的原料都取給於此。幕府山連亘於後湖的西北，因晉元帝渡江，王導於此開幕府得名，居民多於此煨石取灰，又名石灰山，遠望呈白色，南京古名白下，或原於此。其他名勝古蹟多不勝數，恕我沒有時間一一講到了。

南京第七個特色是發展的迅速。南京在歷史上有兩個黃金時代：一爲六朝，一爲明初。六朝最大的都市，有北方爲洛陽，在南方爲金陵，梁武帝時，金陵人口達一百四十萬，超過當時的羅馬，爲世界第一大都會；所謂金陵百萬戶，六朝帝王州，其繁華可以相見，迄隋滅陳，遂成一片焦土。明初經明洪武的苦心經營，南京的堂皇美麗自不待言；其後遷都北平，繁華也未大減，直到清咸豐年間，猶不失東南最繁盛的都市；但一經太平軍兵燹後，昔日精華，付之一炬，瓦礫遍野，直至國府奠都，猶不免荒涼寥落之感。可是自民國十六年國府奠都以來，南京又開始走入第三個黃金時代了，都市人口在八年中增加三倍，實爲世界各大都市中罕有的現象；民十六年以前不過三十餘萬人，民十八年就增至五十餘萬，民二十年達六十餘萬，民二十四年已超過百萬，要算全世界發展最快的都市了。這種都市急劇發展情形，我們可由北極閣所看到新的建築有如雨後春筍般，在城北荒涼地區出現的情形看得出來，按照現在進展速度說來，不到十年的工夫，定可與倫敦、巴黎、柏林等各大都市相抗衡，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講到這裏，我的談話式的演講也就在聽衆帶有感謝意思的鼓掌聲及歡笑中停止了。雖然時經四年，但當時講演的情形，以及裕蒙樓上所看到美麗的山色湖光，迄猶歷歷在目。然而，現在的南京呢？已經遭受了牠空前未有的侮辱，被倭寇鐵騎踐踏已二十個月了。熱血的中華男兒當如何奮起，組成我們東方神聖的「十字軍」，洶湧地向我們的故都，我們的聖地推進呵！（中央日報湖南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五 寄懷上海

屠仰慈

人在香港，心在上海。我不害什麼思鄉病，實在上海也不是我底故鄉；只是香港住得愈久，對上海

的鑿念也就愈深。

這兩天，香港天氣已經煦和如江南暮春。暖洋洋的嬌陽，輕飄飄的春風，不知給人們帶來了多少溫柔的醉意。然而這對於我彷彿還是一種冷酷的威脅。雖然我曉得這時候的上海還不免寒風砭骨；可是那寒風倒像比較要來得溫暖，親切。

原來，我對香港和上海並無什麼好惡之分。香港，早已是別人的領土了，我與它在無形中自然有一道隔閡；可是上海在今天也未見得還能算是純粹我們自己的地方。不過，也許是因為兩者脫離祖國懷抱的時期久暫不同的緣故吧，我總覺得：上海，多少還像是我們中國人居住的地方；香港雖然到處都是中國人，香港的基礎，始終建立在我們中國人身上，但它已經缺少中國的氣息，失去中國的靈魂。有時候苛刻點想，我真懷疑某一些生於香港食於香港的中國人的國籍！……自然這些人還是少數，但僅只少數已够使我們可悲了。

從來沒有一個地方給我的印象會有香港那麼壞。這也許說得有點過火吧！但這裏某一些地方之充滿了令人作嘔的不自然的洋化和某一些地方之充滿了下賤之尤的奴化，似乎也是實情。而普遍的充滿貧困、無知、頑固、與墮落，當然用不着諱言。熱鬧的馬路邊睡滿鴉衣百結的乞兒，菜場周圍湧塞着背負病孩的女人和形容憔悴的孩童，出賣着二仙兩仙的壞蔬菜，人造絲和棉紗布挑在竹籃裏沿街叫賣，公立醫院的三等病房，連地板上都鋪滿無力呻吟的病人……出奇的骯髒與出奇的貧乏，像蕭索一樣一層一層地包裹着成千累萬的人，緊密得連透氣的小孔都沒有。而更可怕的還有沿街席地的賭博，路側門邊的求神，以及至於六九歲的小孩子……甚至於還是女孩子嘴吧掛着香烟，滿街亂跑；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以四角錢一小時的代價，供給任何人的蹂躪；和若干華人靠了洋火的勢頭，非但在他們的筒類面前趾高

氣揚，而且還會使盡各種令人不可忍受的刁難與侮辱，加到你的身上來……

但是，這樣的現象，這種種罪惡，我們怎能把過失全部加到香港人的身上呢？他們是無辜的，他們原來也有一顆誠潔忠厚的心，一副中國民族所特有的和平寬恕的心腸。只是，長時間的處在殖民地所特有的那種惡劣氛圍裏，消敗了志氣，泯滅了聰明，喪失了健康，被剝蝕了天賦的向上進取的自然的願望；沒有教育，缺乏衣食，不依順環境便不能生活，才把他們弄成這樣一副可憎可憐的怪形相。到如今，大部份的香港居民已像一堆堆從爐竈裏掏出來的煤渣，精華既被吸盡，剩下來的那點乾枯無用的骸骨就被拋在街頭，連過路的野狗見了也不會對他們回頭了。

上海，自然也蘊藏着數不清的罪惡，泛濫着不可遏止的窮流；可是大多數人的命運總還不會落到那麼一個悲慘的絕境裏。自從小小的租界不幸淪為孤島，上海的情景正同一具死屍那樣在加速度腐爛，成千成萬的人都失去了一切，無家可歸，無以為生，那境遇不見得會比香港的人們好（也許更壞）。但大多數的人能够堅苦地在最惡劣的環境裏咬牙掙扎，知道自己是那麼樣的一批人，也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去自強、圖存。——自然跟着環境的演變，也有不少人不能不釋不縛地變為鬼魅，四出惑人，但他們這點妖氣到底還不能迷惑每一個居住在上海的人……我相信，就是在異常惡劣的環境中，上海的某幾個方面還能够茁長出那新的嫩芽，不像香港那樣已是一株腐朽了根幹的枯樹，生命早歸於停滯了。

新年以來，我對上海的懷念比從前更加殷切。這倒並不是因為最近的上海應生了什麼使我覺得更愛好更親切的事物；我知道，如今實際的上海與我懷念中的上海已相隔很遠，當我去年初夏再度南來的時節，舊的上海像被海水傾擊着的沙灘一樣正在一塊一塊塌下去，新的沙灘却沒有長出來的希望。在那片到處裂痕，朝不保夕的沙灘上，人們漸漸地從憂愁的絕境踏上麻木、暴棄、得過且過的毀滅之途。於是

畸形的繁榮起來掩蓋了百孔千瘡的貧困，不少人都在那裏飲鴆止渴，或者有意無意地盡力麻醉着自己。現在，現在的上海該已成為怎樣的一個地方了呢？沈淪在麻木暴棄，得過且過的人數到底增加幾許，還堪我來設想！

每天每晚，從上海寄來的各種報紙和發來的電訊，一張張展開在我的眼前，我總用一顆特別親切的心去仔細讀它。想從那裏面知道一點上海的近況。但結果不免有點模糊。雖然，我很曉得今天的上海依然在戰鬥中，志士的鐵血，民衆的熱情，交織成一座堅固的堡壘，憑着這堡壘儘可抵抗一切。但同時，也有不少人開始陷入毀滅的陷阱，並且愈來愈多，愈陷愈深。在報紙的每一個人注目的地方，不是充滿了奸淫欺詐的新聞，便是接排着五花八門的春藥廣告，奇形怪狀的女人相片，詞句穢褻的舞廳節目；以及那許多以女人的大腦、乳房為中心的文字。這是上海在逐漸墮落的極可靠物證，並且也告訴我今天的上海，好像癩狂般的跟着毀滅的惡浪在前進。幾年以後，上海難保不變得同香港一樣，幾百萬無辜的同胞陷入極頂的貧困，極頂的無知，麻木，和極頂的奸詐，極頂的病苦災害中，那時候人性絕滅，才智喪盡，真不由得低頭沮喪了。

在異常惡劣的環境中，自然我們不能有過份的要求，也不必作過份的責斥，我始終相信，香港人之會弄成今天這副模樣，香港人自己無辜的；上海人之弄成今天這副模樣，甚至於每况愈下，上海人也是無辜的。但是，一個人到底應該有克制自己，支配自己的特權。前後左右既然都是陷阱，在黑暗中摸索着的人們，怎樣可以不留心自己的脚步？同樣的，在懸崖削壁間和瘦瘠的沙土裏，小小的野草還能夠吸收最低限度的養料來滋養自己，開花繁殖。我們是人，我們當然應該並且能够在最困苦的環境中，煥發自己，並充實自己。

脫離了父母的撫育與督責的，不幸的上海啊，我盼望你努力自愛，不要像香港這個野孩子那麼無知地墮落了。你的父母會得回來，你總有闔家團聚的那一天；你總要好好做人！

我願念着上海，我又無時無刻不爲上海就愛！（宇宙風乙刊第三期）

六 我要回上海去

葉迦予

你不是說，爲甚麼我總是記念着要回上海嗎？但是，只要住過上海的人，又有誰是不記念着要回上海的呢？

你，我知道，你是鄉居久了的人，你沒到過上海。你只知道讚美自然界的一切，你說，自然界是多少的神祕呀！日、月、星、辰，是天空的神祕；草、木、蟲、魚，是大地的神祕！但是，你，一個沒到過上海的人，怎知道人爲的科學文明却更要來得神奇！你應該讀過這樣的書，新世紀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時代啊！

人類是渺小的，在宇宙間，一個人真所謂滄海之一粟，但是，人類的腦殼子裏，却包涵着無限制的智慧，由於這智慧，汽車、火車的行進率都覺得太慢，於是乎有了空中的飛行！這是眼見的事實。

由乎此，你當不難想見上海了吧？

上海，偉大的上海，美麗的海，神奇的海，這人間的天堂！我將怎樣來描摹她呢？我沒有這樣的花花妙筆！不，就使江郎再生，就使雲來濟慈都到中國來，就使太白東坡全是現代的詩人，也無法描

夢得淋漓盡致！我說：你總得親自到上海去遊歷一番。假如去，那末，我告訴你。你是河南人，自然是向滬杭路走的。當你的特別快車到達龍華的時候，一定的，你會驚喊出來了：好一個神奇而偉大的上海啊！一幢幢的洋樓，無千無萬地接連看，宛然一海的屋頂的波濤，洶湧無盡！波濤中間，一根根地矗立着，像是無數的天神披散着無盡長的黑髮，千萬個又高又大的煙囪拖出了一球球的煙霧。沸騰人聲也彷彿已聽見了。這是遙望中的東方的巴黎，你要記得，這是大中華的上海！

車抵北站，那，二十世紀的文明，已歷歷地陳在你的眼前，你可以盡情的享受。車站外，便羅列着各式各樣最新式的汽車。你喜歡嗎？銀色的，赭色的，黑色的，全有。你跳上去吧，任你到那一家旅館，新亞酒樓？惠中飯店？大東旅社？假如你愛摩天的高樓，那你可以到國際飯店，一律只要你國幣一元二角！也許你會罵我：全是貴族化的享樂！好，你要省錢嗎？可以！走出車站，真所謂車水馬龍，有的是不間斷地駛行着的叮噓聲響的電車。那，只要你幾個銅板，便可以幾分鐘內由北站到達一二十里長距離的南站。假如你願意在上海住二個長時間，那你可以租一間西式的洋樓，祇要幾塊錢便可以住一個月。這時候，你盡情地欣賞吧，這現代東方文明的淵藪！

特別是晚上，這上海的夜市！只要你走出去，你能不懷疑這是海市蜃樓嗎？人都夢想過天堂的美麗，但天堂是不會有的；有，那一定是這上海的夜市了。我怎樣對你說好呢？記得從前一個人，夜裏夢見進了天堂，那龍樓鳳閣的輝煌燦爛，喜得他合不下口來，一早醒來便跑到朋友面前想傾訴他發現天堂的美麗的喜悦，誰知一走到却眼瞪瞪地說不出一句話來了。他不知從何說起的好啊。這一氣非同小可，從此不再說話，抑鬱而死。我現在對於上海的夜市便有這樣的感覺。上海是電化了世界。一切都是彩色繽紛的電光。車子上是電光，屋沿上也是電光；樓梯步邊鑲着電光，廣告牌上也嵌着電光；屋柱中，木

架裏，甚至一輛黃包車的前前後後，王王下下，也會鑲滿了白熱的電光，而且全會是彩色繽紛。最好，你在天光明戲院門前佇立一會，準使你驚嘆得目瞪口呆，覺得此生已不是白白到世界上活了一世了。那霓虹色的流動的電光的銀屏，那夜明珠穿成似的幾家大公司的屋頂的忽明忽暗的高塔，彷彿全世界都籠罩在夜明珠金鋼鑽的光輝中了。假如你愛幽靜，那你便到北四川路，靜安寺路，或者霞飛路，都可以。那電燈光，又另外是各種彩色，鶯蛋色的，蔚藍色的，粉紅色的，一切都靜得像是落在夢裏，而且，常會從薄薄的輕紗窗裏流出柔婉的歌聲，琴聲，以及輕輕的愉快的笑聲。如果是雨夜，那你所立着的光滑的馬路，就像是水銀金片鑲成似的閃閃燦燦，光彩炫人，真所謂黃金世界啊。

自然，專事觀望，久了也會覺得單調的。但偉大的上海豈是這樣簡單，豈是區區筆墨所能描摹於萬一。你安心住下來再說。這房子裏，米黃色或是鴨綠色的，油漆的牆壁，赭紅色的，油漆的地板。油漆的光滑的，抽水馬桶的座子，——在這裏，全是白磁製成的，梗後，你把鐵練子一拉，排洩物便不知跟清水沖瀉到那兒去了。因此，你根本不知道有臭氣這一回事。座墊子比你家裏的桌子凳子還要光潔到幾倍，更沒有所謂蒼蠅與蚊子。試問，你還會不安心住下來嗎？是的，你住下來再說。首先，你總跟任何人一樣，每天愛翻翻報紙嗎？好，你喜歡那幾種？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大公報，時報，晨報，立報，大陸報，字林西報，——任你選擇。每天早晨，你還沒起床呢！報已從窗口送進來了。這時候，你惺忪的睡眠，自然會清醒過來，聽憑你餉餐了一頓精神食糧然後起床正不為遲。一天工作完畢，當你用晚飯時，精美晚報或是今晚報又會送上來了。你躺在這綿軟的沙發上，悠揚地，你觀賞世界一切的動靜吧。——像這樣的熱天，你最需要的是風涼與洗澡吧。假如你是有錢的，固屬簡單不過。房間裏裝上了冷氣管，立刻就變成天都坐在秋涼之中。洗澡則更便當，用的全是自來水，你愛冷的，還是熱的？

「機關」開，水就源源而來。……主要是你裝不起冷氣管，也不要緊，你可以用電風扇，冰冰水，冰其淋，再不然，你就化上五分鐘買一大塊冰來（上海有的是製冰廠），放在房間裏，也可以使你涼快一個下午，或者上電影院去，高等的也有冷氣管，低等的也有電風扇，到了晚上，你可以上跳舞場，或上戲館去。……一片的歌聲琴韻，燈紅酒綠，昇平氣象瀰漫在每個角落裏。在這些場所，都是夏有冷氣管，冬有熱水汀，在裏面，無分季候，一例穿上三件單衫就够了。

你要買東西嗎？穿的，用的，擺設的，則請到南京路去。那邊有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還有新開張不久的大新公司，他們都是百貨商店，應有盡有，甚於旅館，酒樓，茶室，舞場，以至屋頂花園，遊藝場，他們全有，所以他們的店屋都是幾十層的摩天高樓。也許你會覺得，這樣的高度，許多扶梯不會走死人嗎？對啦，在這裏正顯出了二十世紀的文明。告訴你，他們有的是電梯，你走進那方方的「小房間去」，有人等着你，你說一聲二樓，三樓，以至八樓，九樓，都可以，就只那麼一瞬間，說已把你送到了，在你眼前又是琳琅滿目的另一陳列。自從大新公司出現，則有了真正的電梯，這就是說，跟我們平常的扶梯一樣，只是不用你開步而已。……再假如你是愛畫的，則請走四馬路。商務，中法，世界，大東，正中，開明，北新，泰東，光明，以至神州國光社，上海雜誌公司，全在那裏。……如果，你想到了却沒有功夫出去，或者是懶散，則你揀一個電話，要什麼，一刻鐘後就到你的寓所裏了。……你記牢，這便是上海，上海是這樣的，我們的大中華的上海呀！

還有，你不是屢屢向我讚美自然界嗎？可是上海，上海也是建築在自然界中間的呀！上海，有的是公園，那輕抹淡裝的法國公園，那舌木參天的兆豐公園，那曲徑通幽的虹口公園，現代都市化的外灘公園，……以及不知多多少少的私人花園。還有許多馬路的兩旁，還處處栽着夾道的瑞士梧桐，楊柳和

白楊之半影婆娑，真是一片清幽，宛然夢境。

好父也許你又要罵我貴族化的享樂了。其實不然。上海好就好在這一點。有錢你固可以揮金如土，日費數千金；錢少，你也可以過得很舒適的生活，比內地省錢。你不相信吧？且聽我慢慢道來。譬如開水吧，一個銅板，可以泡兩次的熱水瓶，這，在內地可能嗎？煮一壺茶，尤其是這樣的暑天，要一個人流汗生火，還要一爐子的炭。你想，一個銅板夠嗎？但在上海却是化一個銅板，一天就可以吃到晚了。一份申報，你直接向報館去定，一個月要一元四角，但倘若向報販定閱，天天一早送上門，却只要一兩一角，或甚至一元就夠了。窮來時，一角錢也可以很好的過一天，或者還可以有餘剩。一個夫妻兩日的小家庭，一角錢的菜蔬，也可以有牛肉有豆腐了。……不出門固然可以，一出門便有車子等着你，（坐電車更便宜）……要是你喜歡著作，一個月寫成的話，當你原稿完成後不過三天，書坊間便有你這一部書出賣了。……總之，上海是天堂，有日出數百萬匹的織機廠，有一點鐘可出幾萬張報紙的大印刷機，有雄渾悲壯的勞苦大眾的歌聲，有橫渡大西洋太平洋的軍艦輪船，……有洋場，有戲院，有咖啡館，有夜總會……是那樣的神奇，那樣的美麗，又那樣的偉大，你教我怎能不記念着要回去呢？然而，你知道嗎？你知道嗎？如今大中華的上海竟已變成了一「孤島」，一切物質文明的設施全給鬼子們在享受了！

記着！就是兩年前的八·一三那一天，倭奴開始向我們攻擊，屠殺了我們的同胞，摧毀了我們的文化。如今且已深入我們的腹地。我們不但至今未能回上海去，且攪得我們到處變成焦土，餓殍載道，哀鴻遍野……這不共戴天之仇，誰能忘記！誰能忘記！

暫時不能回上海去是不足奇的，我決不灰心，我們要為國珍重，埋頭苦幹，我們不但要打回上海去

，我們還要把祖國處處都建設成現代化的上海。把整個祖國都建設成「人間的天堂」。

共同努力吧！共守這各自崗位。待重回上海之日，我們再歡欣鼓舞，同唱勝利昇平之歌！（戰時中學
生第七八期合刊）

七 吳 淞

夢 源

不論春夏秋冬，吳淞總是這樣平靜，這樣美麗。

當春天到的時候，四周長滿了黃色紫色的野花；農人的居屋，掩隱在澆滿了粉紅色的薔薇花的籬笆內，極目一片新綠，淡塘裏游泳着喜悅的白鷺；綠蔭深處不時啼着杜鵑和啄木鳥，就在這下面小羊在咩咩的叫，往來跳躍，溫和的春風掠過海面，捲起了微微的波浪，在陽光下碎銀似地閃爍，撞着海岸，拍拍的響，春天在吳淞，每天永遠是這樣平靜而美麗。

當布穀鳥在樹蔭中叫的時候，才覺得夏天慢慢來到，青綠色的稻已經和天差不多高，遠遠可以看見包着布巾的農人的頭在這綠浪中慢慢移動，美麗的大公雞在碧綠的籬笆上引吭高鳴，小羊也已逐漸長大，不再那樣洶氣，在環繞着學校四周的小溪上，同學往來的泛着槳，有時停在密密的柳蔭下，聽着布穀的鳴聲，看看天空靜飄過的白雲，這時正是美麗的五月的季節。

知了漸漸在樹蔭間歌唱，青蛙也在田野池塘中開始開關的叫，這時農人大多已經不工作了，田野中也很少看到行人，小溪上也不再看到泛艇的同學，夏天已到了，在臨近的海面吹來，感不
以上的溫度，居民在悶熱的窒息下喘息，但在吳淞仍舊是那麼涼快，海風不斷從平靜的海面吹來，感不

到一些不暢，在暑假期中沒有幾個同學想回去，上午的時候，同學大都在宿舍裏看着書，涼風不斷吹來，吹動着窗外的柳條，拂動着同學的頭髮，正午的時候，一切都歸於沉寂，農夫，同學都在舒適的午睡，祇有知了在柳梢起勁的高鳴，二點鐘的時候，同學便開始活躍游泳池以及海濱的碧波間，黃昏一到，西岸堆出緋紅的晚霞，同學三三兩兩在田埂上散步或者在樹蔭下談天，但更多人在海濱徘徊，夜色漸漸，樹叢中如訴的哀怨的小提琴的旋律，在夜色中靜靜振盪，間或有迷人的女高聲的歌聲伴着青蛙的合奏，同學們正在盡量享受這美麗的夏夜，然後在海風的撫慰下，蓋上薄薄的夾被，在微笑中入了睡，直到次晨為窗外不知名的小鳥驚醒。

太陽漸次顯出溫柔，池塘裏不再聽得蛙聲，荷葉也有些萎意，柳樹下不時可以見到蟬的屍殼，是秋天趕走了蟬和蛙，但也帶來了可人的天氣，田野中稻已轉成了金黃的顏色，小溪中出現了無數橫行的小蟹，秋天使同學們每天在海濱徘徊，海波是愈顯得澄而靛藍，天邊的小帆在重疊的白雲下慢慢滑馳，微波汨汨的拍着岩石，伴着蟋蟀的鳴琴，滿地是金黃的野菊，襯着幾叢楓林，在陽光下火一般地閃耀，秋天是美麗的，但吳淞的秋天似乎更美麗。

等到秋蟲的鳴聲都絕跡時，冬天已籠罩了整個吳淞，從已割刈的田地土極目望去，可以看到蘊蘊蕩蕩，胖巍巍的糖廠，它曾受過三三炮火的洗禮，但仍舊是那樣的莊嚴，農居籬笆的花藤早已枯萎，在寒風中發出異樣的呼嘯，同學們整天蟄伏在教室中，這裏生着暖和水汀，遠的稻田上，一片白雪和被雪壓得彎彎下垂的樹幹，繙着溪水冷清的微波，給人一種異樣的超然的感觉，薄暮時踏着白皚皚的積雪，擠進低低的飯館，在殷勤招待中，享受一頓溫熱的晚餐，然後在房間中生火談天，吃花生，喝紅茶，這是多麼够味，有時深夜醒來，看着窗外因積雪的反射而白濛濛的鉛一般沉重的天空，西北風在冷蕭的原野

士發狂似地咆哮，還有白楊蕭蕭，襯着電線尖銳的呼嘯，冬天是冷寂的，但吳淞的冬天贈與你冷寂的刺激。

不論春夏秋冬，吳淞總是這樣平靜而美麗，這正似一首清越的牧歌，沒有旋律的急變，但它給與你的感覺是平靜的美麗。

但我却在吳淞渡過了一個不平靜的夏天。

是盧溝橋的砲聲驚醒了故鄉的居民，在上海也逐漸開始了緊張，這位在海口的吳淞自不免墜入緊張的氛圍裏，同學一批批踏上了歸途，雖然夏天仍舊那麼美麗可人，游泳池中不再如前活躍，網球場上開始滋長着蔓草，每當夜晚自海濱散步歸來，遠遠見宿舍窗口透出寥落的燈光，便感覺到有些冷清，一踏進八月，空氣愈顯得不平凡的緊張，最後僅剩下幾十個同學，這一批無疑還留戀着吳淞平靜的生活，而捨不得離開，一旦夜晚，為海風所掠醒，聽見窗外疾馳過幾輛汽車，以後又迷糊的睡去，但當次晨踏進吳淞鎮的時候，一幕幾乎使我們不能相信的奇景，在這裏展開。二二八戰後，在這裏是不准駐兵的，但我們在這裏看到很多着草綠色軍服的祖國的士兵，戴着深綠色的德國式的鋼帽，個個都是那麼有精神，這使我們高興得幾乎發狂。一切已似戰時，岸邊已築成了簡單的工事，鐵路和要衝已遮起了鐵絲網，戴翻帽的工兵，四處架着軍用電綫，我們要求這一團弟兄的長官准許我們幫助建築工作，但他婉辭拒絕，說這是他們的天職，有許多更重要的事待我們去做。在迷惘中帶着喜悅的心從這邊看到那邊，幻想着這裏將展開神聖的抗日戰爭，我們興奮得幾乎發抖，在居民扶老攜幼奔避的時候回到了學校，操場上長滿了齊膝的野草，極目一片荒蕪，柳梢間知了單調的高鳴，愈襯出寂寞，進了最後一餐的午飯，煮了最後一杯的紅茶，然後我們對宿舍告別，對莊嚴的大禮堂告別，對校旁靜靜的小溪告別，在夜色濛濛中踏上

了最後一隻渡輪。

輪船慢慢離開，我們揮手告別吳淞，我們揮手告別了忠勇的弟兄們，大家忍不住噙了淚。

第二天便即刻爆發了戰爭，——八一三

已整整兩年沒有見吳淞；也許已變成一片焦土，也許已經是極目荒蕪，我懷念着吳淞的八十七師的弟兄們。（中央日報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

八 號稱「小上海」的無錫

尼音

自從中國軍隊在上海被迫撤退後，不到五天，日軍便又進佔了京滬綫的重鎮無錫。計算到目前，淪亡已足足有五個多月了，無情的砲火洗劫了整個繁盛市區，毀滅了郊外勝景名蹟，沒有逃出的錫地居民，在飢寒交迫的地獄中掙扎；那種非人生活，想是留居孤島樂土上的人們所意想不到的。

無錫雖非我們的原籍，可是幼時隨舅父居住就讀，也會呼吸過多年的錫地空氣，因此成了我的第二故鄉。而今整居孤島，遙念無錫的一景一物，猶歷歷在目。

從上海坐京滬綫的特別快車，只不過是二點多鐘的時間，就可以到達被稱爲「小上海」的無錫，在那裏，一般旅客都會用極驚奇的目光注視高聳雲霄的烟囪，點綴着城區和郊野的王廠集中地，的確，無錫已不是一個古舊的農村，牠的一切都呈現着活躍與興奮，活的社會是支配了整個的小型都市，十年來一加速度的進步，更形成了工業區的模範，所以無錫的被譽爲「小上海」真也當之無愧！

歐戰前的無錫，不過是一個十萬居民的城市，可是現在已增加到五倍以上了，這種驚人的增殖率，無非是生產能力加强的必然反應。單就成千成萬的勞動者來說，不分晝夜地在工廠內流血汗的事實，已很够我們去認識無錫工業的程度。加之錫地西瀕太湖，南經運河，又扼京滬交通之樞樞，無錫地，這些密如蛛網的運輸綫，扶助着一個落伍的農村走上了科學化的生產大道。再看錫地的農產吧！因為氣候的那麼適於耕種，棉麥的產量是着實可觀的。所謂江南之富庶地帶，無錫真可算是個中心。至於很多低田，栽種着遍野的桑樹，每當養蠶時節，十餘里長的綠色農場，至少會令人驚奇欣羨，無怪每年運輸上海的絲繭是蔚然大觀了。一般人說工業化的都市，至少要具備兩個條件：就是產量極豐的原料和代價極低的勞工，那末無錫真是兩者兼具的。

記得一九三二年以前，無錫也是一個沒有盛名的市場，少量的米和生絲是被視作大宗的交易，直到近一二十年來，城區和曠野才慢慢地建立起生產的根據地，可是最初却還承襲了古舊的手製工藝，至於受歐美科學感化後的機製工業，這不過是近年來的事，據我所知戰前的無錫工業現狀，是有着下列的種別與數量：軋花廠（九），織布廠（十八），絲廠（四五），麵粉廠（五），製油廠（十），碾米廠（一），肥皂廠（五），食料製作場（二），蒸餾所（二），造紙廠（一），織襪廠（五），……等，其他小型的家庭工廠是到處皆是，如磚窯，冰泥，冰廠，和著名的刺繡，都是具有生產自給的效能！至於電廠的開立，堆棧的建築，和電話的設備等，無不緊追着現代化都市的後塵。

總計無錫的工廠勞動者約有十萬人的巨數，其五分之一的工人是分佈在四十五所絲廠內，因此錫地絲業的發展，當然也不是偶然的，近年來各處會受社會不景氣的打擊，可是無錫每年二千一百萬元的繭產和五千萬磅的棉花消費，事實上也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至於剩餘的原料品，往往供應給上海，或

一船船地裝向國外去！

當我們走出了無錫的烟囪區域，也許你會感到太沉悶，太煩雜了吧！不，讓我再領你去看看另一個美麗的世界，去吸些清潤和平的空氣，在那裏著名勝景是多着呢。梅園是建築在八百尺高的山脚上，園的一面臨近太湖，靜靜的暖流在火黃的石塊上碰擊，激起朵朵的浪花，那水聲是動聽極了，陣陣的微風在蔭密的樹林中吹襲，使你飄飄然似登仙境，山的一端有黃色小築二所，頗具古風，斜道小徑上又有平屋數列，牆色乳白光潔，屋傍植以矮松數排，半山平坦處開有茶室於葡萄架下，倘你走得有些口渴，儘可在此小憩，喝幾杯清茗，回頭遙望那無邊際的湖流，幾條漁舟在濛濛的波濤間來去，俯觀滿園梅樹，深蔭成林，稱之謂「梅園」，真可說是名副其實了。

要是你遊興未盡，出了梅園，再可以乘隻游艇，沿着太湖邊際，去逛一下三國古蹟的鼈頭渚，那是一座美麗的小島，點綴着幾座寺院和小亭，夕陽反照着黃色的牆院，林間透透出陣陣鐘聲，微波輕送，真令人神怡。要是你有意做個考古家，很可以在此多留些時節，否則我們再坐渡船到對岸的小箕山去，吃點著名的無錫饅首或鱸絲大麵，再前進又轉到梅園，有間階級的儘可上太湖飯店去開室小住。願意回城的話，這裏有現成的公共汽車，費上五十分鐘的時間便能把你帶到熱鬧的城區。要是月光未上，我們還得雇車到縣立圖書館去，那是一個藏有五萬冊書籍的巍峨建築，很多上海出版的雜誌報章，在當天下午就能和錫地人民相見。其他西洋文學的著作，亦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夜間很可以到相隔不遠的公園，去欣賞些清靜的夜景，然後去搭八點鐘的京滬車回上海，也並不會感到怎樣地「促啣」！

夜深了！我獨自望着滿天的繁星，離別了第二故鄉的無錫，已經足足有二個年頭，但這一切却恍然若昨天的事，我不信錫地的工廠全部被燬了！我更不信錫地的名勝到處遭踐踏了！我願報載的種種是

場幻夢，然而千千萬萬被壓迫民衆的呼聲是掩不住耳的，層層密密的血幕是遮不住眼的，無錫畢竟被蹂躪得不能想像了！讓甜蜜的回憶成了泡影吧！可是我想無錫終久是我們的，總有一天我們還可以投入牠的懷抱！（大美晚報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九 一春風雨憶杭州

仲 石

春，總是美麗的，這裏的春却只是枯淡；春，總是鬧熱的，這裏的春却只是寂寞；春在任何地方，照例是錦繡一般的燦爛，這裏所見的却只有荒涼和單調；春在任何一年，總該是天朗氣清，光明無量的，這裏却只見滿城風雨！這並不是我故意形容，這是今年春在宜山的真面目。據武漢測候所的報告，二、三兩個月的宜山氣象概況如下：

二月份 晴天二日 陰天二日 雨天二十四日 平均風力合風方表二·八級

三月份 晴天無 曇天一日 陰天十一日 雨天十九日 平均風力合風方表三·零級

這裏要附帶說明幾件：（一）二月的晴天是四五兩日，不在春的範圍之內。（二）曇天是浮雲蔽日，時明時暗，從「曇」字的構造上可以看出來。（三）風力在第二級是和風，第三級便是疾風。由此可知重陽雖遠在半年之外，宜山確乎已經是滿城風雨了！

住在這樣的環境中，許多人自然都覺得天道反常，尤其是住過杭州的人，尤其是久住杭州的我，真是不勝今昔之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那是何等佳麗的一個境界！每次想

到這寥寥的十六個字，便令人悠然神往。在杭州，春天未到之先，我們便欣賞着孤山的梅花了。在那疎影橫斜，暗香浮動^四中，我們幾度想像着林處士的高風。有一次，我同一位好友周君法游靈峯^五，彷彿還在孟春，梅花已經開始零落，縱橫十畝，滿眼繽紛。當時觸動了他的吟興，便信口唱道：『落花無語向人飛！』那時我初學作詩，曾經勉強聯了三句，湊成一首。詩雖不佳，印象却至今歷歷在目。梅花看過了，那滿樹瓊瑤的玉蘭花便盛開了。清蓮寺、雲居山、中山公園……到處都有，而且到處都好。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貢院高中圖書館背後的一株，因為在那裏，風晨月夕，我曾經往復依倚，屢次盤桓。所以生了永久的情感。據說，玉蘭花那肥大的瓣字，是可以作點心的，可惜我沒有養玉的口福。玉蘭謝了，便是桃花了。在那北接岳墳，南通南屏的蘇堤上，桃花是夾種在絲絲的垂柳中的，旖旎的花光，映對着六橋斜陽，格外明豔，格外嫵媚。然而這些都是人工栽培的，都有點都市化了，都有點欠自然。最可愛的，要算尤溪十八澗那滿山滿谷的杜鵑花。那才是最自然，最繁盛，最純樸，而又採之不禁，取之不盡的。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值得大書特畫的：杜鵑花向不落瓣，要落便落整個的花，從沒有一個花瓣肯中途變節，先自辭枝而去的；所以又有一個名目叫做「斷頭花」。在今日想起來，更使我們認識了民族團結的精神，懷念着「斷頭將軍」的風骨！以上隨便舉幾種，已經不勝嚮往了。其餘五光十色，萬紫千紅，更是舉也舉不盡，辨也辨不清。現在，「天堂」是失去了！一切都在妖氛籠罩之下，牠們一定早都匿跡潛蹤，那裏也一定沒有春天！

在宜山，說也慚愧，幾乎不曾看到花；我們寓處附近有一株三四尺高的桃樹，可是，等我看見的時候，只有「落花」，並不「滿地」。另外，我看見人家籬邊一株似梅非梅，似李不李的小樹，沒精打采地開着淡淡的幾枝花，好像是曲高和寡的樣子。又有一次，孩子們運氣好，不知從那裏尋到一朵玫瑰花，帶

回來，插在瓶中，這算是一大發現。宜山給我的春花，如此而已！假如春花也可以當普通的花一樣賞玩，這裏彷彿還有幾畦，然而比起杭州一帶幾千萬畝的一片金黃，又是天地懸隔了。

花是沒有的；只有風和雨。我就在那風雨聲中往返奔波。爲上課的方便，住址應靠學校近；爲家眷的安全，又不得不離學校遠。二者不可得兼，只有舍方便而取安全。結果，安全並無多大保障，方便却一點也沒有了。每天往返一次，合計七八里。脚上必須有套鞋，手裏必須有雨傘，雨傘之外還要拿書包，還要提衣襟，最好還要拿手杖——可恨我只生了兩隻手——因爲路太長，泥太滑，一個不當心，便要跌倒的。說到泥，宜山西門外一帶的泥路，真是「使人聽此凋朱顏」！在那些高高低低彎彎曲曲的道路上，在那個被汽車輪子輾得橫七豎八一塌糊塗的公共體育場裏，前後左右，一眼望過去，只有泥。江一般的長，湖一般的寬，膠一般的粘，豆醬麵醬一般的爛，無以名之，名之爲「泥海」！出門幾步，腳下便加了幾斤重。有一天，早晨去上課，我實在怕投「海」想闢一條新途徑，從田塍上走過去，一個冷不防，跌了一交！連忙爬起來，早已遲了。上課去罷？泥菩薩到場，難免鬧堂大笑。回家去罷？幾十個學生正在兩里以外的教室裏眼巴巴地坐著等。請假罷？身邊沒有人，回家找人也來不及。幸而棉袍上還有一件長褂子，連忙脫下來，擦了一擦書包，連泥一捲，塞進包裹去。拖着一隻濕袍袖子去講了兩堂課，好在學生功課忙，不會注意到。

春快要去了，花呢？始終却看不見！想起往年那「春風吹得遊人醉」的第二故鄉，時時不禁悵惘。

有一天，我獨自坐在休息室中等候上課，無意中眼睛向東北角一轉，忽然發現地板上長出了一株小嫩的新芽，可惜我不是植物學家，叫不出牠的名字來。我再三地看，看到牠那欣欣向榮獨立不羈的樣子，立刻覺得牠的來，不是偶然的，牠的萌芽，是有來歷的。近兩天來，地板上的生意，更加充滿了。小

樹旁邊又發現了兩個夥伴，昂然挺生着。西窗下也長了一片新綠，葉子有點像平前，似圓非圓的，根上却又裂着獼兒，彷彿像豆芽。解事的工友，不會格外殷勤，加以剪除；我們每次走到跟前，也都避開一點，免得踐踏；樂得個綠滿窗前草不除。這不但比起鋼骨水泥的洋房裏蓋着的盆景富有生趣，就是比起杭州那許許多多的花，雖然不及牠們富麗燦爛，至少彼此的來歷都是一樣，根源只是一個。

遊過西湖的人，大概都忘不了俞樾。那是廣化寺旁邊門對着三潭印月的一座小樓，尤其是那粉紅色的牆門，特別令人注目。俞樾當年的主人曲園老人在他的春在堂隨筆裏記着一段自敘的故事：道光三十年，他中了進士，保和殿覆試，詩題是「淡烟疏雨落花天」。他的起句道：「花落春仍在」。曾文正見了大加賞識，說道：「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當時曲園小楷雖不工，竟被破格拔為第一。春在堂的名字也就因此而定。今年的宜山，雖然滿城風雨，想到休息室地板上的新綠，便知道春天依然是春天！（中學生戰時半月刊第四期）

十 憶南昌

許寰儒

還是小時候讀王勃的滕王閣序的原故，始終對於南昌有着非常好的印象。後來更因為新生活運動的興起，南昌成了新運的策源地。於是，更是心心念念地渴望着能夠到那兒去，瞻仰這「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受了戰爭的恩惠，八一三後三個月，我和一個同學流亡到了南昌，數年心願償於一旦，真非意料所

及。

到南昌後的第七天，我們便跑到章江門外去找滕王閣，可是閣的所在地已成了南昌水上警察局的局址了。僅有着一塊頹廢的石碑，記載着閣的歷史，和一堆公共汽車站的站牌「滕王閣」三個大字。橫陳在局面前的是一條黃而髒的贛水，並不「空自流」，而是來往着小汽船，大木船……看不見「秋水共長天一色」，更領略不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的美景。

南昌城不能算大，緊傍着贛江的東岸，火車站倒有兩個，也有南北之分，北站這次成了戰事的爭奪點。想必我們英勇的戰士又在這裏灑過了不少的熱血。有名的中正橋，便跨着贛水連絡着市區和北站的交通。市區裏的馬路只有兩條幹線，一是中山，一是中正。全市的菁華也在這兩條馬路裏。市房外表亦不至於上海的法大馬路。不過少着電車罷了。

說起中正橋，也該特別提一下。橋身非常之長，我們常常在上面緩緩的散步。走完一次總要十五分鐘以上。在橋上可以望到建築富麗堂皇的勵志社，和半個南昌市區。橋是用木做的，然而非常堅固。據說有一次遭到敵機一彈，然並未炸，穿過橋板而掉到贛江裏，一時傳爲美談。

城裏還有一個名勝叫做東湖。湖畔有個百花洲，倒是我們常去的所在。湖水很清潔。省立圖書館和科學館都在百花洲，建築很宏偉。圖書館四周，非常精雅齊整，對於讀書是再適宜不過的。我們還常常買了新書帶到百花洲，躺在草地上讀。

在南京，蕪湖相繼不守時，南昌曾一度緊張過。由南昌經過開拔至浙東或九江的軍隊非常之多，每夜裏都聽得見車轆轳，馬蕭蕭的聲音。因而，市容也一度慘淡過。及後，由於政府當局竭力的制止和抗戰局勢的穩定，才又漸漸繁盛起來。

茶館在南昌非常之多，隔幾十家便有一所。吃茶，是南昌人的癖。我們去了不久，也沾染了這個習氣。沒事時便往茶店裏一坐，抽烟、喝茶、剝花生、嗑瓜子。還吃着一種特別東西叫做扇子。是用麵和了黑芝麻和糖在油裏炸的。吃時又脆又香。這種東西在別處都沒有吃過，即後來在吉安時都不多見。

江西人管餛飩叫清湯，有一種和麵一齊煮的，叫清湯大麵，初吃時不懂，以為等於陽春麵，吃時方知是那麼一手。價錢便宜而非常好吃，不論什麼麵，面上總鋪着三片肉和京冬菜。

江西人的外號是「自願自」，這是因為在外省的江西人都是補碗的多，而補碗的時候，在碗上釘小釘眼時發出的聲音，好像是「自願自」，其實並不然。在南昌住了兩個半月，接觸的不論是工、商、學、兵，都覺得江西人非常老實樸素的。尤其是出身於農村裏的兵士們更是忠實得使人敬佩。

在當時的形勢上說，南昌是個很重要的城市。軍事上當不消說，便是在商業上運輸上，也都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時，外省去的人非常多，更使得它活躍起來，酒店、小吃館、旅社的營業都一天天地發達起來，僅有的三個電影院，和好幾家平劇場常常告客滿。更為着供應大眾精神食糧的需要，又增設了幾家書店，也都是擠滿了人。白天因為常有空襲警報的原故，街上還談不到「熙來攘往」的程度，可是到了晚上，真可說「車如流水馬如龍」了。

經過了半個月的苦戰，南昌又告失守了！美麗的百花洲，不知被摧殘到什麼程度？雄偉的勵志社將會不會被人侮辱？闊別了一年多的南昌，何時再能見到你？但願見到你時更變了一種新的姿態，呈現在我的面前！（宇宙風乙刊第五期）

十一 黃花節前夕

華 嘉

在廣州，黃花節是莊嚴的、肅穆的，熱烈的節日。

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在國民學校裏，每年到了黃花節的前夕，耳裏聽進的雖是先生那照例的紀念話，但是到了黃花節日，大夥兒整隊經過熱鬧的市街，熱鬧的東川路，到達黃花崗那七十二烈士墓的時候，我們這一夥初級小學的學生，一顫顫小心兒都像跳了出來般的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是不尋常的日子。

有一個時候，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種種，我是非常詳細的。那應該是初中時代了。在那時候，中學的環境很好，校舍建築在有光榮的歷史的越秀山麓，參差的竹棚教室，我們課餘常跑上越秀山的鐵海樓去；這已傾圮了的古跡，給人們翻造了一次，改成了博物館。館裏的主要陳列，可算是關於七十二烈士的遺像、遺物和史實。每天下午，我們三數同學跑到那裏去瀏覽瀏覽，逐漸地跟這些歷史上的事物親熱起來了，而且像對很要好的朋友一樣。這友誼一直繼續到現在，或者直至永遠的將來。

在平常時，我也很愛到黃花崗去。邀約了三數位朋友或同學，結伴慢步在濃蔭的東川路上，不久即抵達黃花岡的墓道。踏進了這像大理石建築物一樣莊嚴的地方，大家常有點拘束起來。清潔的平整的石道，兩旁夾着一些高矮相等的小樹，到了菊花季節，這裏差不多是給黃色統治着的。約莫好幾分鐘，走進了這墓道，到了另外一條岔道，向西拐一個灣，便是低低的一些階級。拾級而上，便可看見那偉大的七十二烈士墓。這墓給予我們非常深刻的印象。它像一座成功的雕塑羣像。那剛勁潔白的建築物在象徵着他們的堅不可拔的革命精神。他們躺在它的懷抱裏，休息着，然而他們的精神却流入了每一個中國人

血每一個廣東人的血液裏，滋養着，孕育着偉大的時代的戰士。

這裏很清靜，沒有都市的噪音。我們很愛在這裏談天或討論什麼問題。可是這次在我從上海到廣州以後，「八一三」淞滬的烽火已燃起了全民抗戰的情緒，而廣州也開始每天拉起空襲警報來了，跟着這磨一個好好的勝地也禁止遊人，我已五六年沒有機會敬奠我們的先烈了。不過，也有一個時候，正是去年黃花節後的不久，我得常跟一羣共同工作的朋友到黃花崗附近的一個鄉下工作。每次到達那兒，總不覺忘記遙祭那直刺天空的墓碑。

去年的黃花節，是我別後返抵廣州過的第一個黃花節，而也是最後的一個黃花節。因為在那以後不久，我便離開了故鄉到南灣前線工作，而又不久，可愛的故鄉也已淪陷在敵人手裏了。不過，那在故鄉的最後一個黃花節，已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在這二十八年黃花節的前夕，且讓我在那永不能忘却的回憶裏吧。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我們一羣年青的工作者熱烈地發動了一次近郊的街頭宣傳工作。下午四時返抵市區，在一家頂繁腳的飯館裏邊在吃飯邊在開檢討當天工作和佈置當晚示威大遊行的集會。大家興奮地發表着要說的話，把一天的勞頓完全忘却了，並且說服了一些準備退却的工作上的動搖份子。吃過了晚飯，大家分頭準備去。有些去買火把，有些設法借來了茶煲打火油，餘下來的也回到團本部去練習當晚應用的歌曲。

愉快，熱烈，緊張，大家都在忙碌着。

下午七時，人都集合好了。排列成一個長長的行列，向中山紀念堂集合去。才抵吉祥路中央公園旁，路已給旁的隊伍擁塞着了，我們只好站在那裏。二三十分鐘後，大隊已開始進發了。沿着吉祥路，惠

愛西路，漢民路，向南迤邐前進。是火織成的隊伍，火把照亮了二百萬市民的臉孔，前後嚮和着的歌聲直刺進他們的心坎，他們也張開了嘴吧走進行列。

我們一共十八個，在隊伍的中間。兩個高大的撐起一面橫額的布旗，一個緊跟着一個的隨着歌聲大踏步走。當中恰巧空出了像旗幟那麼闊寬的路，留給歌詠指揮者和領導喊口號的隊長活動。是一個整齊而莊嚴而又活潑的行列。

夜深這行列又回到團本部，大家歡呼以後才散去，歸途中與友人談及此夜的行動，他很興奮地說：

「我第一次感到羣衆力量的偉大！」

第二天的晚上，我們參加了作爲廣州戲劇界工作者總動員的「黃花崗」的演出。雖然我們只是觀眾，但確是爲這偉大的場面所感動。我們堅信，在這偉大的力量之前，敵人是會戰慄的。

可是，現在廣州淪陷在敵人手裏差不多五個月了。在這五個月裏，那曾經上演過「黃花崗」的太平大戲院，那會給那千萬人的示威行列踏遍了的馬路，那蒼蒼鬱鬱的東川路，那使人懷戀的黃花崗，都不知怎樣了？

也許，在那些地方已染上了我們千萬同胞的血跡；也許，在那些地方更染上了千萬不甘作日本軍閥奴隸的反戰的日本人民，朝鮮，台灣兄弟的血跡……

今年的黃花節，我們不能像去年一樣在廣州盛大的舉行紀念。但是，我們沒有忘記被迫留在廣州的千百同胞，他們雖然輾轉在敵人的鐵蹄下，被蹂躪與被毒殺着，不過，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必會以他們的血英勇地灑在敵人的狗頭上，一如七十二烈士給守統治者以打擊一樣，以紀念七十二烈士，以致祭於

黃花崗前。

我懷念着廣州，在近黃花節的前夕。（救亡日報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十二 春 燈

丁 諱

那垂垂的瓔珞，那嵌在紅金魚上的明珠，那團團轉着的走馬燈，那籐牙高啄的七寶樓台，那輪船燈的逼真，宮燈的玲瓏，琉璃燈的透剔……一切人工的精巧，色彩的绚烂，在我的眼前穿織成美麗的夢幻。夢幻如一幅輕紗，我能窺見朦朧的彼方，撥捨着破碎的記憶——

在我童年的時代，在古陋質樸的故鄉，我不曾看見過那些美麗的燈。最爲我所熟憶的莫過於馬燈了。那是兩個剖開的燈的形體，一匹馬給分做兩節，每部分用白紙裱成，外面噴上一點紅綠之類的顏色。內部空洞洞，用篾構成骨幹，篾上扣着細的鉛絲，那是燈插，給小朋友插蠟燭用的。我們玩這馬燈時，用兩根帶子，一根帶着馬頭，另一根帶絡住馬的屁股，兩部分貼上身體，看來儼然像騎着馬匹。

給我有機會玩這馬燈的，我該聯想起一件小小的掌故。這掌故現在是遙遠而且渺茫了。

我知道，彷彿故鄉有這麼一個習俗，給算命先生認爲命宮有磨蝎的孩子，解除關煞的方法，當是把孩子過繼給僧侶，而我便是算命先生認定有關煞的一個，因此我在幼年時代，便過繼給和尚做乾徒弟。師徒之間，平時自然有點聯繫，因爲我們間一個「假定」師徒關係的開始，性質也正如乾爹和乾兒。至少每年元宵節，我得去替師父拜年，來一個「上燈」的儀式。師父在這天慣例給我一副馬燈。馬燈，我不會自己買過，這原因很簡單，每年有師父給我預備。

新年才過，我們那故鄉，便亮起五顏六色的春燈來了。繪着歷史故事的走馬燈，張仙送子燈，花燈，兔燈，魚燈，獅子燈，狀元燈……這些燈比起上海所見的自然拙劣得多。然而說句寒儉話罷，我倒還醉心那些俗氣古拙的製品的。

我不僅愛那些燈，我更愛那春燈時節的氛圍氣。一條闊狹的市街，遠沒有馬路寬。充塞在市街上的，是那些古拙的人們。這裏有拖着泥漿氣息的農人，單着闊大的青布罩衫，刮削了不久的光亮的臉，儼然也跟着女人和孩子，他們的質樸的土氣，給這新春的古城，加上靜謐的空氣。

商店還都在停頓中，除了燈市，元宵節前沒有什麼市面。在店鋪的廊簷下，懸掛着春燈。在狹窄的市街旁，陳列着春燈，人是古拙的，燈是古拙的，市街是古拙的，懷着古拙的心情，擠在古拙的氛圍裏，彷彿減去了人類的機智，大家渾噩了一些，心貼着心，透露着些溫暖。

每年我雖一定賞燈，然而在那條初春時特別顯着靜穆而悠閒的西門大街上，我慣常踴躍着，讓春燈古拙的氛圍陶沐着我。

經過了這次慘酷巨大的摧毀，舊事飄散如輕煙，這一年一度的燈市，也祇留下一段夢痕。那燈市舊萃的宅，早已變成頹垣與破壁。而且真宵幾條街巷，乾脆淪為廢墟，熙攘的狹窄的市街，已無異豺狼的窟宅。那時賞燈的人，賞燈的人，有少數是斷送在敵人的爪牙下了；另外一些人還在挨着萍梗的生涯，有的流落遠方，有的許已墮於溝壑；更有些人是歸來了，暗鵲遲回着風枝，低頭覷覷地挨着歲月，在魔鬼的手掌下，過着乞憐的生活，度日如年。

毀滅了過去，正不妨再建未來。我知道懷古是多餘的，自然一個古城燈市的摧毀，那更是不足稱道。我想：給狐鼠竊據了的故鄉，該寂寞了罷？——這兩度的春燈，今年和去年。

然而從暈紅的遠方，給我帶來了春燈的消息。『這也是承平了嗎？我苦笑，我驚疑。抄下一段友人的信：』

『近來街市上漸漸熱鬧起來，初五才過，我們已看見不少的燈了。雖然花式沒有平時那麼多，然而在劫後，總算有一番承平的氣象。我想，今年的元宵，準有一場『歡樂』的。不僅未來元宵呢，今年古曆年，不也比我們平時熱鬧嗎？』

『縣知事』早就出告示，什麼『歲聿更新，與民同樂』啦，『中日聯歡』啦……街上響透鑼鼓聲，震得人耳聾。

『眼看十五快到了，這天晚間是有一個提燈會的。縣中和幾個小學，學生都參加，每天提一盞紅燈籠。因此這幾天紙紮店很忙着辦差。』

『啊，我還忘記告訴你一件事。今天『縣公署』又有一張告示上牆了，說是什麼『提倡春燈，繁榮市面』，可惜我也祇是傳聞，還未親見。總之，今年燈市生意很不差，而且每天都能看到敲鑼鼓，玩花燈的人們，他們是奉旨：『提倡春燈，繁榮市面』的。』

『不算寂寞了啊！今年的燈市』。

『你說呢？』

『不算寂寞了啊！』如釋胸前之重壓，我深深吐了一口氣。（文匯報）

十三 江南的記憶

麗 尼

雖然不是從那土地生長出來的孩子，然而，我是這樣深地記憶着那土地。我底記憶是深沉的。

我記憶着那豐饒的，和平的土地。我記得，從幼小的時候，我就知道那裏是豐饒而和平的土地。人們告訴我：

『湖的沿岸，是豐饒而和平的土地，從古以來。那裏是出名地出產着絲，茶，魚，和米；人民是那麼和平，有些人，在他們一輩子也不會見過槍聲』。

真的：湖水是那麼溫柔，永遠祇是私語着無窮盡的溫柔的故事。大地總是靜寂，人們耕作着，從祖父底時代起，在同樣的田地。

沒有槍聲會經打破過這裏的沉寂。

然而，強盜們用火與砲侵略到家園裏來了，連湖水也從湖面翻騰着，直到湖底。屠殺和姦淫！（多少的青年遭了殺害；多少的女人蒙了羞恥呵！）

我記憶着那土地。我記得，在二次夜行車上，我會經一手摸着發熱的孩子，用另一隻手在一個小小的本子上，擡着短短的鉛筆，興奮而又慚愧地，借着月光，寫下了幾個大字：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底！』

夜是靜的，湖是靜的，整個的大地，也是靜寂着的。

我記得有乳白色的月光映照着湖水，遠山則籠罩着在乳白的霧裏。

湖是否仍然靜着呢？許多的茅舍，許多的竹籬，是否仍然靜着呢？是否仍有年青的姑娘引導着羊羣休息在祖宗的墳園裏，或者小孩子們赤裸着身體，站在湖邊，望着漁船歸自天際？

不能記憶了！然而，我底記憶是深沉的。

我記憶着那個夜晚，在朦朧的星光之下，有母親瘋狂地撕扯着自己底頭髮，爲着不知失落到什麼地方去了的孩子，她用嘶啞的喉嚨大聲喊叫，並且哭泣。

懷着身孕的婦人是悲慘的；忍受着痛苦，馱着重負，被擠在人叢裏。

老祖母流下眼淚來了：

『在竹林掩蔽着的墳園裏踰着的——老公公庇護着兒孫們罷。讓他們一個一個大起來，讓他們全都強壯。別教他們無病無災就給別人殺死，如同可憐的山羊。他們全走了，可是他們會回來的。他們會回來，從山裏，回到故鄉的湖邊，用這湖裏的水，來祭奠你。』

老祖母悲哀是深沉的。

幾十年，從祖父的時代起，就何曾聽見過槍聲？祇要湖裏和山裏仍然產着魚和茶，田裏和地裏依然產着絲和米，我們總不少一碗飯吃。雖然這一切的財富不全是屬於自己，然而——

沒有怨恨，也沒有妬嫉。『所有這些。算什麼呢？』生活原來是卑微的，那麼，就卑微地生活着罷，在她母底懷抱裏。

一代一代地過着，不記得是誰來誰去，照樣完着糧，納着租稅，照這樣得着老天爺底恩賜，卑微地活着，從生到死。

到處都是茅舍和竹籬，河湖港汊，將一切的地方運在一起。這裏，連狗子也不會對異鄉人發吠的。

「異鄉人麼？難道是強盜，是仇敵？」

「怕什麼呢？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生死有命！管他是什麼罷，完糧納稅，難道還有不讓活着的麼？是老百姓啊，是良民，又不是別的什麼的。」

然而，就是不讓活着——

殺戮和姦淫，（年青的男子和婦女，在整個湖畔是早已絕迹了。）

離別了，遍地的翠綠和金黃，

離別了，故園，家鄉；

離別了，竹林裏的祖先底墳場，

離別了，水色，湖光。

老祖母底悲哀是深沉的。

「難道就不能再看見了麼？難道兒孫們就不能再回來麼？難道連一個葬身之處也會沒有，永遠飄浮着，如同浮萍，在陌生的地方？」

羊羣也都垂頭悲哀了，風吹過了無人煙的荒場。

湖水說的是什麼呢？說的是世世代代的仇恨和悲傷。

我記憶着我那土地，雖然我不是從那土地生長起來的兒子，我底記憶是深沉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那一天，當我拿起了新聞紙，含着眼淚，止不住興奮和歡喜，讀了這樣的消息

「江南，我們底！」

豐饒的，和平的土地。（自古以來，在那裏出產着絲、茶、和魚、米。）
那裏的人民是那麽和平。有的人，有五十年不曾聽見過槍聲。

但是，現在，爲了民族，爲了自己。

他們，一個一個地，在他們底手裏，拿起了自己的武器。

他們勇敢地參加了戰爭着的集團。

在每一個江南的角落裏，打游擊——（文叢）

十四 告緣緣堂在天之靈

豐子愷

去年十一月間，我被暴寇所逼，和你分手，離石門灣，經杭州，到桐廬小住。後來暴寇逼杭州，我又離桐廬經衢州、常山、上饒、南昌，到萍鄉小住。其間兩個多月，一直不得你的消息，我非常掛念。直到今年二月九日，上海淩夢痕寫信來，說新聞報上登着：石門灣緣緣堂於一月初全部被燬。靈耗傳來，全家爲你悼惜。我已寫了一篇「還我緣緣堂」爲你伸冤（登在文藝陣綫上）。現在離開你的忌辰已有百日，想你死後，一定自知。故今晨虔具清香一支，爲爾禱祝，並爲此文告在天之靈：

你本來是靈的存在。中華民國十五年，我同弘一法師住在江灣，永義里的租房子裏，有一天我在小方紙上寫許多我所歡喜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圍成許多小紙球，撒在釋迦牟尼畫像前的供桌上，拿兩次圍，拿起來的都是「緣」字，就給你命名曰「緣緣堂」。當即請弘一法師給你寫一橫額，付九華堂裝一棧，掛在江灣的租屋裏。這是你的靈的存在的開始，後來我遷居嘉興，又遷居上海，你都跟着我走，猶

似形影相隨，至於八年之久。

到了中華民國廿二年春，我方才給你賦形，在我的故鄉石門灣的梅紗弄裏，吾的老屋的後面，建造高樓三楹，於是你就墮地。弘一法師所寫的橫額太小，我另請馬一浮先生爲你題名。馬先生給你寫三個大字，並在後面題一首偈：

能緣所緣本一體，收入鴻蒙入雙眸。

畫師觀此悟無生，架屋安名聊寄耳。

一色一香盡中道，卽此××非動止。

不妨彩色繪虛空，妙用皆從如幻起。

第一句把我給你的命名加了很有意義之解釋，我很歡喜，就給你裝飾；我辦一塊數十年陳舊的銀香板，請雕工把字鑿上，就製成一匾。堂成的一天，我在這匾上掛了綵球，把牠高高地懸在你的中央。這時候想你一定比我更加歡喜。後來我又請弘一法師把大智度論，十喻讀寫成一堂大屏，託杭州翰墨林裝裱了，掛在你的兩旁。匾額下面，掛着吳昌碩繪的老梅中堂。中堂旁邊，又是弘一法師寫的一副大對聯，文爲華嚴經句：「欲爲諸法本，心如工畫師」。大對聯的旁面又掛上我自己寫的小對聯，用杜詩句：「暫止飛鳥才數字，頻來語燕定新巢」。中央間內，就用以上這幾種壁飾，此外毫無別的流程的瑣碎的掛物，堂堂莊嚴，落落大方，與你的性格很是調和。東面間裏，掛的都是沈子培的墨迹，和幾幅古畫。西面一間是我南書房，四壁圖書之外，風琴上又掛着弘一法師寫的長對文曰：「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最近對面又掛着我自已寫的小對，用王荊公之妹長安縣君的詩句：「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因爲我家不裝電燈，（因爲電燈子一瞬即熄，且無火表。）用火油

燈。我的親戚老友常到我家閒談平生，清茶之外，佐以小酌，直至上燈不說。油燈暗淡和平的光度與你的建築的親和力，雖單了座中人的感情，使他們十分安心，談話娓娓不倦。故我認爲油燈是與你全體很調和的。總之，我給你賦形，非常注意你全體的調和，因爲你處在石門灣這個古風的小市鎮中，所以我不給你穿洋裝，而給你穿最合理的中國裝，使你與環境調和。因爲你不穿洋裝，所以我不給你配置摩登家具，而親繪圖樣，請木工製最合理的中國式家具，使你在外完全調和。記得有一次在上海的友人要買一個木雕的捧茶盤的黑人送我，叫我放在室中的沙發椅子旁邊。我婉言謝絕了。因爲我覺得這家具與你的全身很不調和，與你的精神更相反對。你的全身簡單樸素，堅固合理，這東西却怪異而輕巧。你的精神和平幸福，這東西以黑奴爲備，殘忍而非人道。凡類於這東西的東西，皆不容於綠綠堂中。故你是靈魂完全調和的一件藝術品！我向你相處雖然只有五年，這五年的生活，真足够使我回想。

春天，兩株重瓣桃戴了滿頭的花，在你的門前站崗。門內朱欄，映着粉牆，薔薇襯着綠葉，院中的秋千亭亭地站着，簷下的鐵馬丁東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語，窗中傳出弄剪刀的聲音。這一片和平幸福的光景，使我永遠不忘。

夏天，紅了的櫻桃與綠了的芭蕉在堂前作成強烈的對比，向人暗示「無常」的至理。葡萄棚上的新葉把堂中的人物映成青色，添上了一層畫意。垂簾外時見參差的人影，秋千架上常有和樂的笑語。門前剛才挑過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挑來一担「桐鄉醉李」。堂前喊一聲「開西瓜了」！霎時間樓上樓下走出許多兄弟姊妹。傍晚來一個客人，芭蕉蔭下立刻擺起小酌的座位。這一種歡喜暢快的生活，使我永遠不忘。

秋天，芭蕉的長大的葉子高出牆外，又在堂前蓋造一個重疊的綠幕，葡萄棚下的梯子上不斷地有孩

子們爬上爬下。窗前的几上不斷地供着一盆本產的葡萄。夜間明月照着高樓，樓下的水門汀好像一片湖光。四壁的秋蟲齊聲合奏，在枕上聽來渾似管弦樂合奏。這一種安閒舒適的情況，使我永遠不忘。

冬天，南向的高樓中一天到晚晒着太陽。溫暖的炭爐裏不斷地煎着茶湯。我們全家一桌人坐在太陽裏吃冬春米飯，吃到後來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堆着許多晒乾的芋頭，屋角裏擺着兩三盞新米酒，菜櫥裏還有自製的臭豆腐乾和霉千張。星期六的晚上，孩子們陪我寫作到夜深，常在火爐裏煨些年糕，洋灶上煮些鷄蛋來充冬夜的飢腸。這一種溫暖安逸的趣味，使我永遠不忘。

你是我的安息之所。你是我的歸宿之處。我正想在你的懷裏度我的晚年，我準備在你的正寢裏壽終。誰知你的年輪還不滿六歲，忽被暴敵所摧殘，使我流離失所，從此不得與你再見的！

猶記得我你相處的最後的一日：那是去年十一月六日。初冬的下午，芭蕉還未凋零，長長的葉子要向粉牆爭高，把濃濃的綠影送到窗前。我坐在你的西室中對着蔣蔣堅忍著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一面閱讀，一面札記，準備把日本侵華的無數事件——自明代倭寇擾海岸直至八二三的侵略戰——一一用漫畫寫出，編成一冊漫畫日本侵華史，照護生畫集的辦法，以最廉價廣銷各地，使略識之無的中國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你的小主人們因為杭州的學校都遷移了，沒有進學，大家圍着窗簾的方桌，共同自修幾何學。你的主母等正在東室裏做她們的縫紉。兩點鐘光景，忽然兩架敵機在你的頂空出現，飛得很低，聲音很響，來而復去，去而復來，正在石門灣的上空兜圈子。我知道情形不好，立刻起身喚家人，齊站在你的牆下。忽然，響的一聲，你的數百塊窗玻璃齊聲叫喊起來。這分明是有炸彈投在石門灣的市內了。然我還是猶豫未信，我想，這小市鎮內只有四百份人家，都是無辜的平民，毫無抗戰的設備。即使暴敵殘忍如野獸，炸彈也很費錢，料想他們是不肯濫投的。誰知沒有想完，又是

更響的兩聲，轟轟轟！你的牆壁全部發抖，你的地板統統跳躍，桌子的熱水瓶和水烟筒一齊翻落地上。這兩個炸彈投在你後門口數丈之外！這時候我家十人準備和你同歸於盡了。因為你在周圍的屋子中，個個特別高大，樣子特別惹眼，是一個最大的目標。我們也想離開了你，逃到野外去，然而窗外機關槍聲不斷，逃出去必然是尋死的。

與其死在野外，不如與你同歸於盡，所以我們大家站着不動，幸而炸彈沒有光降到你身上。東市南市又繼續砰砰地響了好幾聲。兩架敵機在市空盤旋了兩個鐘頭，方才離去。事後我們出門探看，東市燒了房屋，死了十餘人，中市燬了涼棚，也死了十餘人。你的後門口數丈之外，躲着五個我們的鄰人，有的腦漿迸出，早已殞命。有的呻吟叫喊，伸起手來向旁人說：「救救我呀！」公安局統計，這一天當時死三十二人，受傷而死者共有一百餘人。殘生的石門灣人疾首蹙額地互相告曰：「一定是乍浦登陸了，明天還要來呢，我們逃避吧！」是日傍晚，全鎮逃避一空。有的背了包裹步行入鄉，有的扶老攜幼，搭小舟入鄉。四五百份人家門戶巖崩。全鎮頓成死市，我們正求船不得，南沈濱的親戚蔣氏兄弟一齊趕到並且放了一只船來。我們全家老幼十人就在這一天的灰色的薄暮中和你告別。匆匆入鄉。大家以為暫時避鄉，將來總得回來的。誰知這是我們相處的最後一日呢？

我猶記得我同你訣別最後的一夜，那是十一月十五日，我在南沈濱鄉間已經避居九天了。九天之中，敵機常常來襲。我們在鄉間望見牠們從海邊飛來，到達石門灣市空，從容地飛下，公然地投彈。幸而全市已空，他們的炸彈全是白費的。因此，我們白天都不敢出市。到了晚上，大家出去搬取東西。這一天我同了你的小主人陳寶，黑夜出市，回家取書，同時就是和你訣別。我走進你的門，看見芭蕉葉危地矗立着，二十餘扇玻璃窗緊緊地閉着，全部寂靜，毫無聲息。缺月從芭蕉間照着，作淒涼之色。我跨

進堂前，看見一隻餓瘦了的黃狗躺在沙發椅子上，被我用電筒一照，突然起身，給我嚇了一跳。我走上樓梯，樓門邊轉出一隻餓瘦了的老黑貓來，舉頭向我注視，發出數聲悠長而無力的叫聲，並且依依在陳寶的腳邊，不肯離去。我們找些冷飯殘菜餵了貓狗，然後開始取書。我把我所歡喜的，最近有用的，和重價買來的書選出兩網籃，明天飭人送到鄉下。爲恐敵機再來投燒夷彈，燬了你的全部。但我竭力把這念頭遏住，勿使牠明顯地浮出到意識上來，因爲我不忍認你被燬，不願和你永訣的！我裝好兩網籃書，已是十一點鐘，肚裏略有些飢，開開廚門，發見其中一包花生和半瓶玫瑰燒酒。就拿到店裏的書室裏放在「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的對聯傍邊的酒桌子上；兩人供食。我用花生下酒，她吃花生相陪。我發見她嚼花生米的聲音特別清晰而響亮，各隆，各隆，各隆……；好像市心裏演戲的鼓聲，我的酒杯放到桌子上，也嘎然地振響，滿間屋子發出回聲。這使我感到環境的靜寂，爲我生以來所未有。我拿起電筒，同陳寶二人走出門去，看看這異常的環境，我們從東平西，從南到北，穿過了石門灣的街道。不見半個人影，不見半點火光。但有幾條餓瘦的狗躺在巷口，見了我們，勉強站起來，發出幾聲淒涼的憤懣的叫聲。只有下西弄裏一家舖子的樓上，有老年的咳嗽聲，其聲爲環境的寂靜所襯託，異常清楚，異常可怕。我們不久就回家。我們在你的樓上的正寢中睡了半夜。天色黎明，即起身入鄉，恐怕敵機一早就來。我出門的時候，回頭一看，朱欄映着粉牆，櫻桃傍着芭蕉，二十多扇玻璃窗緊閉地關閉着，在黎明中反射出慘淡的光輝。我們心中對你告別：「綠綠堂再會吧！我們將來再見！」那知這一瞬間正是我們的永訣，我們永遠不得再見了！

以上我說了許多往事，似有不堪回首之悲，其實不然！我今謹告你在天之靈，我們現在雖然不得再見，但這是暫時的，將來我們必有更光榮的團聚。因爲你是暴敵的侵略的炮火所摧殘的，或是我們的神

聖抗戰的反攻的砲火所焚燬的。倘屬前者，你的在天之靈一定同我一樣地憤慨，翹盼着最後的勝利，爲你復仇，決不會悲哀失望的。倘屬後者，你的在天之靈一定同我一樣地毫不介意，料想：你被焚時一定轟地或空：讓神聖的抗戰安然通過，替你去報仇也決不會悲哀失望的。不但不會悲哀失望，我又覺得非常光榮，因爲我們是爲公理而抗戰，爲正義而抗戰，爲人道而抗戰。我們爲欲殲滅暴敵，以維持世界人類的和平幸福，我們不惜焦土，你做了焦土抗戰的先鋒，真是何等光榮的事。最後的勝利快到了，你一定不會復活！我們不久一定圍敔，更光榮的圍敔！（宇宙風第六十七期）

十五 鄉懷

鄒明神

烟霧似的無家可歸，柳上榴火紅了，計算恰好是梅雨時節。年年慣是燕子剪出一隻蕩情的田園交響曲，槐葉的蕭蕭，是每一根絃的微妙顫抖。踏過虹橋，半日的旅程，正好從學校趕回家鄉，聽取青蛙誇大的呼喊，以搖撼着斜陽裏的微風，以甲午年歲的豐裕。是誰家女郎照亮了這青青的池塘？一旋身聞，却又淡字……

然而燕子呢？空低徊於一片陌生的土地，尋找舊時的呢喃，那又何異於刻舟求劍？

「那麼你一定愛好孤獨。」

「是的，我是孤獨地生存下來了，像一株被大遺忘的小草。」

我也愛好步出城東門，繞着城河，作靈魂之獨白。一條喧嚷的街衢，在我的概念裏，這是荒漠與繁

落。簡直是癡昏了！檢點髮上的風霜，躑躅於錦江的灘畔，神視色色的生物與無生物，攪着往裏滾，與太陽在西天漲起，把天際燦爛染成一片滴滴醉意，然而遠行人的情緒却常常是淒咽的，是誰說一切均歸於西土，讓佛祖的偈語寂滅罷了，便靜斂住自己的行藏，抵不住憤怒的迸裂，山洪暴發了，眼見得時代的洪流向前湧湧奔突，那是一念之差，枉自逆着潮頭奔波，倒在坎壈的山道中，撲撲撲征塵，我是冀求一日之慰安呢？……剎那間失去了永恆！誰知教迷眼的亂石絆倒在盤谷裏，捫着黏溼的壁岩，是罪惡的複體嗎？我始知受罪纏綿而忘足忘失，遂只得仰望白雲數飛鳥滄海的影子，野草是亂髮，教樵夫砍得這樣稀疏了。

彷彿是國王同他臣子工人的對話：

「爲什麼七星不多於七顆星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因爲他不是八個吧？」

「是的，你會是個很好的傻子的。」

聰明的傻子啊，我是缺少了什麼呢？金錢，名譽或是女人，也許都是的。但我分明立着在一支破舟的邊沿，戴不起，也不想戴起這些附着的重量，內在的空虛選出兩行羞慚的眼淚注向動盪的浪潮。激流化作千萬條銀蛇來嘲弄我的懦怯，我耐不住這勇敢者的譏諷了，我不能再跪在這廚之園裏，那是一服毒劑，豈把你渾身的力氣銷蝕乾淨，使健碩的體格成爲常年咳嗽以鎖住你的翅翼。生命的源泉呀，你載我到東方去罷，在五月的薰風，稻黍黃了，你聽到鼓聲聲響了嗎？那是衛國的壯士與殘酷的敵人爭奪的家鄉的號角，是民族之魂的警鐘哪！你到處漂泊的流浪者，你這樣自甘寂寞的僻處於此古老的城市裏，你不掛念你的家鄉嗎？

試爲你畫一地圖。且先鑽出這七羣纏伏的峰嶺，然後吸一口新鮮的空氣，歸去來兮，循着揚子江的怒濤奔瀉。大江余南北，驟匯成萬千個湖泊。這兒是太湖，去三四六千里，浩瀚的烟波，雖然是濛濛的煙霧，我看到令我苦念着的家鄉了。那是那片廣大的平原，肥沃而又豐饒。阡陌相間，港渠縱橫，構成一幅端正的圖案畫。這年來我已倦於行走這幽暗偏仄的山徑，我是平原上生長的，那末讓我回到平原去罷！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一個幕處於漠北的將軍，接到這幾行字的神情又如何呢？感情他卻熱能抓住了他的全身。他一定是先看那紅杏枝頭，點綴媚人的顏色，而後憑着他的思慮（夢幻般的嘆息，日沉長的氣息）展開了無卷卷明晰的景物，毒蛇噬着他的心了。一切於我也是十分熟悉的。我最先嗅到鄉土的親切的氣息，看垂尾的黃牛拖着鬆抓開它纏繞備着的裹給的啼求？「難堪的寂寞與我的慰安們，你他都撤下我到那裏去了？忘掉了舊日的恩情嗎？憑炊烟訴說我的哀愁，回來罷，回到我的懷抱裏來！」

五卅去歲人的季節。

我想用悒悒與嫵雅來表達江南的特徵，以別於北方的爽直與南方尚的佛達。真是一位衣衫翩翩的豪華公子，裝飾得異常修葺，便運墳墓也長滿了蔥蔥的繁樹的。蜂與蝴蝶環拱着在吳腰拜，直條且復輕盈。一切生物生就的玲瓏剔透。但東方的威尼斯，應該讓橋攬大它的位置。二十四橋今何在？波心蕩冷月無聲。移用到江南的水鄉最恰到。由於地理環境的所賜吧，隨處皆是弓樣的橋樑，佝偻着背脊，俯伏在溪畔吻着蒼苔，竊聽水的私語，態度是那般溫存文雅的。別忘懷攜一卷詩，不論是陸放翁的或者楚樂希的，乘着微沁安閑地臨到前亭裏待殘月的夜昇。晶瑩的素魄流過林梢，水中央也蕩漾着她倩麗的微笑。幾絲堤柳覆護着她，兩雅地挪動她的脚步，我疑心她要爬上這滿被籐蘿封住的橋，而橋呢，倒彷彿

微笑是康亮了。

獨一葉輕舟，漫擲着長篙，我銷磨了我多少美麗的朦朧的黃昏。星輝是冠冕，共碧波是麗齒，商船平穩的心，睡在恬靜的氛圍裏，全宇宙都熟睡於白蓮花的掌中。弄潮兒的槳輕輕晚下，待不及趕到渡頭，船便穩了。

湖上的歌聲是玲瓏的珠貝，那是值得人珍惜寶貴的。而小樓一夜的微雨，明朝俯伏在攔杆聽深巷中捲起的黃花聲，化作縷縷的香，颺入窻簾，更見得嫵媚。甜密的瓜兒應早上市了吧？還是當年常常取瓜昇的生熟，漸漸的，同那看棚的熟識了，便隨便的抱兩個滾圈的回去，搬一張板凳，在豆棚下剖開，舔着又又聽長者敘說太平天國的事跡，演出一派哄笑。

樓樹蔭下許多默想，許多事業……

我不想再數述陳迹的往事了，這徒然是悲嗟的淵源，一切都已滅於敵火的砲火間。每一顆侵略性的槍彈把譁譁的鄉村洞穿了。留下的是無可拂拭的創痕，田宅燬了，夷爲一片焦灼的瓦礫場，任敵騎縱橫，許還留下少許的人在鐵蹄下喘息，暴戾的黑手抓破了他們鮮潔的腳蹠，慘痛的呻吟攪纏了他們的健康，鬼似的過着地獄底層的生活。互相以微弱的眼光探視渺不可知的命運。吞咬着胆汁，誰知道明日的歸宿是如何個樣？更往何處去找尋一串串牧歌般的風味呢？你？

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田園，自己的禾黍，都被敵人剝奪了，你再瘋想着什麼？橋樑斷折了，平原上七零八落輪着的是死屍，發擾着腐臭的氣味，漣漣裏流的是血。祇有貪婪的志願張開着牠的利吻，把靈旋在蒼蒼，作出撮食的姿勢。世界上已無庸講慈悲？白蓮花合上眼了。

「我是過慣了狂飈的生活，再怕什麼風雨？」一向漁者的獨白，裏透了我的勇氣。真的讓山地的枯寂，腐蝕我靈魂嗎？那未免太庸弱了！假使生命的意義僅是求生存，那又何異於其他的動物？最近幾位生物學家的指示，認識了名為蜉蝣的小虫。你且莫嘲笑牠朝生暮死是虛擲年光，也莫提計步百年的差別而已。一直愛好策蹇馳騁着地面的影子，慢慢地躑躅，僅爲了增添驕馬的雄偉。袒面前的路程是需要一匹千裡堤的，那麼，鼓足你的力量，細聽，也有着雄偉的一吼呢。莫因守在這陰溼的山谷中，衝出去罷，到烽火烟漫的疆場上去修鍊你的精神，也教敵人認識中華的勇兒。（時事新報二十七年十月二日）

十六 鄉思

流金

我徜徉在小山上，小山在遲遲未去的夕陽中，娥媚似新月初升時激盪的湖波。山下的浮屠，給淡淡斜輝，偷上了一層處女的顏色。縱橫的阡陌之間，移動着勞作了一天將歸的人影，笨重的牛車，一步一跛地走進星一樣的村舍；日暮的歌聲，流動在烟靄空濛的去處。遠遠近近的人家，已到晚炊的時候了。我緩慢地走下山來，田舍的暮歌像平靜的溪流汎汎在寬廣的田隴之上。在小山邊吃草的羊羣也吁吁起來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聲音呢？是所謂的異鄉情調嗎？不然，爲什麼像蛇一般的纏繞我底心靈？而給與我的只是一種煩憂。

我似乎爲那種歌聲所迷惑，蜘蛛在田壩之間，一種孤獨之感殘忍地輸入我底胸懷了。夕陽還依依戀戀地間，拋下惜別的無聲之語；我重新步止小山，浮漾在叢林梢杪底落日餘波，漸漸平靜而消逝了。

懸崖絕壁，結集在峭壁中。此時，天陰，地面止似便清明。我抬起頭來，感到無邊無際的海岸的蒼茫。我隨心懷鄉的病中，從視力所能及的地方，我遙遙望法，而濃濃的山巒却障阻了望鄉之路。

一幅圖畫，慢復在我面前展開了。

愚者更狡，其心腸的，讓我做一個愚蠢的人吧。我還要抽出另一些些使人痛苦的回憶。我現在怎麼能想像那一切我所不敢想像的事啊！當人們把故鄉的惡訊轉訴與我的辰光所能感到的只是心的顫動，我做着狂亂的夢。

「只要你們（指父親弟弟和我）都走了，我就放心，我和奶奶（祖母）在家裏怕什麼；日本人來了，還要老命不成？萬一不得已，我就到外婆家裏去。——那是一個偏僻的山村。」

小小的草兒，似乎也知道了要離開她們了，那還在牙牙學語的小兒，便啾啾地喊着乾爺，不肯去睡，祖母哄她道：「草呀，乾爺到川去，叫你娘給你賞葡萄乾吃（草兒最愛吃此物）」。

「我潮濕手記的一頁，一道讀下去，像讀別人的文章似的，忽然而眼淚卻不能自止的出來了。」

在平原上新綠地流着的河流，還能似往日那般讓牽牛草攀涉渡而過嗎？那個瀾無聲的老年人，還能在渡的村邊，帶那悲涼而使幼穉的心靈探的故事嗎？當秋收過後，步陽在河上泛紅的岸前，河野的村莊，是還是遺依着隱隱在微薄的光輝和翠靄中呢？穿水棉襪，腰繫廣寬的線織的腰帶的，人，是不是還仍然坐在禾菲旁邊漫談着天候的陰晴和村中瑣事呢？我又記起另外一些瑣事了。



假如我的記憶還清楚，往日，天暮時，在低低的茅簷下，還有許多中年婦女，喁喁而談，手裏編織一條麻線或縫着一件兒女的新衣——那是預備兒童過年穿的；在稻場上，還有未嫁的少女們偶然逗發的笑聲，當她們在打毬子或討論着村中一椿剛發生的新聞的時候；在交錯的田路上，還有村童跨着牛背緩緩歸來，在古老的第宅中，還有龍鐘的祖母，被天真無知的兒童圍着，要求她講祖父的故事和父親的故事，黯淡的燈光，隨着逐漸來臨的夜色漸漸明亮，故事像永無止境的從祖母嘴邊流到兒童好奇的心中，使他們在軟軟的溫情裏，靜靜地墜入無價的孩子的安睡搖籃中去。

親愛的讀者，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讀過鄧肯女士那本精緻的小書，她說，一個人只有二次哭聲，當孩子誕生的時候和死的時候，我此時的心情，是和她當她的孩子被汽車壓死的時候一樣的。

天上有幾點星星了，我踽踽地走下山來；平地上，遠遠近近也有兩三燈火在幽暗中掙扎着；山下升起了一縷青霧，穿過重重的霧，無數的山，便是我的家啊！然而那是多麼遼遠！我似乎看見在星光之下，我的母親扶着一位白髮如銀的長者，顛蹶前行，然而我底疲弱的神經只震動一下便靜止了。

誰能想像三千里外的山中，坐在昏暗的燈光之下的老人，在流離中嘆息，在悲傷中還牽記着異鄉的游子的心情？

「婆婆老眼千行淚，望斷寒雲凍不開」。

在這個偉大的國度裏，血和淚是一樣多的。

這正是一個嬰兒誕生的時候啊。（大公報二十八年一月八日）

本社出版新書

國際新知叢書

- 第二次歐戰透視 二角五分
第二次歐戰人物誌 二角
抗戰期間美國遠東外交文獻 二角五分
美日爭霸太平洋 三角
歐戰與遠東 三角
英日關係論 三角
法德兩大防綫 二角五分
美日關係論 四角五分
- 國民知識叢書第一輯
- 中日貨幣戰(三版) 三角五分
飛躍中的西南建設(三版) 四角
蘇聯新建設(二版) 三角
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三版) 二角五分
革命之路(二版) 三角五分
中國土地政策(二版) 五角
經濟游擊戰(二版) 三角五分
外人心目中的中日戰局(三版) 三角
戰地哀鴻錄(二版) 四角五分
國際政局的動向 三角八分
- 國民知識叢書第二輯
- 新軍與戰略 三角

前線近影

- 民族政黨論 二角五分
戰時物價統制問題 三角
憲政文獻 四角五分
憲政運動 印刷
- 大同新釋(五版) 二角五分
國民普及本三民主義 八角
革命紀念日史略(三版) 四角五分
總理關於三民主義之演講 四角五分
地方自治概要 三角
日本間諜與漢奸 三角五分
憲政與憲法 印刷
- 獨立出版社聯合版
國民出版社
- 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三版) 二角
國民精神總動員正解(四版) 四角
各國青年團的組織與訓練(五版) 三角
科學運動與反讀書思潮(三版) 二角
抗戰中之經濟建設 二角
抗戰中的蒙古 二角
戰區政治工作 三角
鐵寇新戰術 印刷

輯二第書叢識知民國

憶 痛 山 河

角三幣國價實冊每

有 所 權 版

編者
發行
者
金華響鼓井
國民出版社

印刷者
浙江
露水中正街
印刷廠

總發行所
國民
金華響鼓井
出版社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本書領到區水區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監字第二二〇號審查證

82
601572
111

835.8
426
2

